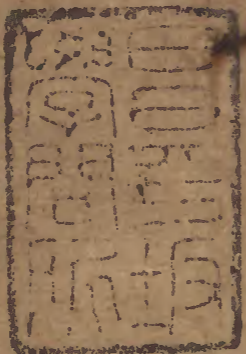


湖南講大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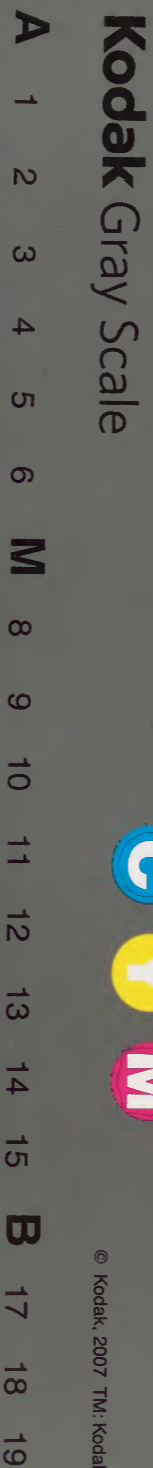
漢書門			
八五五	一號	類	
六五	函		
四架			
一册			

漢書門			
八五五	一號	類	
六五	函		
四架			
一册			

四書 七ノ三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8551
冊數	10 (1)
函號	277 58

277-58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祭安柴邑侯發刻

葛屺瞻先生四

書湖南講

附學庸註

註內無息章初刻遺失餘句今查入改正

湖南學道講刻已刊布海內凡有每訪庸孟講漏觀全書
今本坊復德
先生合併發梓其論語間有改正大學魯經另講更治
刻買者須認本坊全集及新行式樣為是

書林近聖居梓

四書湖南講序

淺草大庫

記

聖賢立言政如中天之日光普遍於八
紘而亦無容隙之不照學者各惟所見
偶睹一隅遽謂得之於是家自為言橫
分奴主即其窺於隙內亦可見明而欲
以昭宇宙之大全則非快睹夫中天未

四書明南講序

易幾也孔孟之書漢儒疏其語而事析
宋儒推其義而理彰嗣後墨守宋轍屹
如堅城姚江出而特揭良知破盡從來
支離之障庶幾孔孟心印哉而其所重
在悟影響之狂解亦因之以竄入予師
岷瞻先生自爲諸生時對卷便有深意
之解義多家予遍閱輒惛惛不辨更博
求之內典返質之本文伏讀沉思經時
積歲每若恍然有見獨陽明子單挈致
知之要東溟子詳析性學之精卓絕諸
解而不斤斤於訓詁於本文未全觀焉
予與諸生揚摧業有湖南講詳哉其言

學庸言序
之矣復取學庸二書訂其章次及錯簡
約所言而爲詰要以句必傍原文義必
根本旨而不敢旁溢一語有功夫可以
入手有造詣可以還元似言以返約而
漸近自然者夫心性之微爲千古秘密
藏從來諸儒未之發覆豈得至今日而
言事卽見諸情雖居恒微行儼若笑啼
且於實字觀理於虛字摹神到語造語
量以品分正言寓言辭隨旨易了義不
了義當機絕不相借譬之寫真者總此
原來面孔而喜怒哀樂觸處逼真欲易
喜容爲樂容不可得寧復有蒙面而易

向也者蓋訓詁諸家之所見以我解孔
孟而先生之見以孔孟解孔孟而卽以
解我日之偏全見處當必有辨則先生
之學海內自有知其解者友敢曰飲河
而遂以測其深也哉

崇禎辛未長至日門人鄭尚友謹序



四書湖南講序

秦漢而下聖人之學熄王仲淹設帳河
汾毅然以爲己任雖尚有遺議進取千
古之襟裒足尚也他子嗣興皆爭長於
文囿自濂洛關閩之儒賤黜雕蟲探發
聖蘊而後之學聖學者以爲山海之梯

航然其義亦稍偏焉吾師所謂宋儒有
下學無上達者是也其說似與姚江相
袒而實爲諸子昌其傳夫聖學非一人
之事沂水春風當年商略直欲大家心
花齊現譬如一月澄碧已欲私之於庭
不能掩他人之眸人苟無達今拓古之
心則胸壁腹界求其一言之幾於道也
不可得矣吾師 岷瞻先生生有至性
原本天人根極理學出處一致讀書自
六經子史百家以及道藏梵典靡弗淹
漚以證一宗立身自少壯登朝以迄今
茲教澤徧天下間歷權貴震焰萋菲諷

誠之變態屹立如山不爲少動凡於聖
人之學皆身體而矩行之是故其於書
也研慮深求七返九轉而其立言也掃
盡舊詁獨攄已得里居徒聚講習相商
經手削三十年而後成持世之筆則有
簡註其壽可千餘刼一時鮮盡識者持
世榮世之筆則有講錄其壽亦可千餘
刼已家傳而戶誦指事詮理尋源抉秘
自來疏義得未曾有庶幾濂洛關閩諸
子之傳藉以弘益而聖人之學其光華
復旦也哉挺兄弟自束髮從先生遊晦
明風雨步不敢渝霜蹄雖蹶素志貞栗

亦將以疇昔之所聞者小試行知邵堯
夫云施為皆用千鈞弩敢云鉛刀辜負
傳習潭有余昌會傅繩祖兩生時髦之
傑者也雅慕先生之為人與其書請重
刷而手較之佩玉有心書紳如在是在
以聖人之學學先生矣挺既謬諳先生
之本末又嘉兩生之志故忘其禱昧而
為之序以執中校受明誠之性學已於
崇禎丁丑季冬之朔日門人柴世挺謹

大中拜手題

學作大學中庸二書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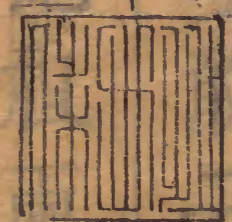


遞進乎家國天下而明即誠之能照故

亦將以疇昔之所聞者小試行知邵堯

云施為皆用千鈞弩

傳習耗手馭昌會傳通



崇顛丁丑季冬之既日門人樂世斐藎

為之乳較之佩玉有心書紳如在是在

之本末又慕兩坐之志並志其辭耕而

學庸詰序

自唐虞以執中授受明誠之性學已於

精一發其端吾夫子應機接引不强瀆

夫中人而性實罕言焉子思子闡明祖

學作大學中庸二書大學重明從格物

遞通乎家國天下而明即誠之能照故

專言心以攝性中庸重誠從慎獨直貫
乎天地鬼神而誠卽明之能寂故專言
性以攝心合之則寂照雙圓世出世法
之兼到卽分之而各以一門深入亦究
歸合轍無復差池此大學中庸相爲表
裏隨人根器之自擇要當互觀焉者後
於此中且信且疑未肯卽安讀書自三
代而下語錄子史而外兼及梵典靡弗
披文見志覩旨識歸盡滙之以印證孔
孟隨以孔孟濟世之心爲仕隱備嘗之
事益曉然於六經之註我矣強半乞休
里居爲聚徒湖南相與討論其下帷也

兀對一編剗心凝慮宵焉疑喪吾我其
 登座也微言快語琅琅若懸河若霏屑
 直發人意申之覆而四坐為之解頤諸
 弟子得於聽受即筆記之復呈先生削
 正如是者幾三十年始成全帙讀是書
 言理即見諸事雖性天奧義皎如指掌
 妄意頓明所藉有子思子之成言在而
 陽明東溟兩夫子復先我啓鑰因文尋
 義僅不離依樣葫蘆之意云爾矣

序

崇禎壬申孟春日錢塘葛寅亮參疑甫



崇顛壬申孟春日癸卯暮寅京參銀
美對不謫於赫藹之意云爾矣生
則門東真爾夫子斯夫非智餘因文
妄意馳也汎蕪亦千思千之烈言也

湖南講

課語

內有關看書者錄五條

論看書入手之方先宜逐字訓詁的確乃於通章諷咏語氣
其法以實字觀義理虛字審精神假如學而章學字時字習
字悅字乃實字也一處如此他處盡然只須精研一處不必
處處求解而字之字不亦字乎字乃虛字也雖字義亦處處
盡同而先後措置之間口氣稍別精神亦各迥異矣即論語
一書說仁說學已居其半而之乎者也已焉哉等字要無多
字故看書不求多只求精每日晨起暨起脊梁注定日精將
通章本文默讀潛思務要設身處地以意逆志言言能返證

於自己事事可實按之目前忘言以解而又不決裂其文辭
研幾以入而又不增設乎意見乃爲明了如其未明姑且放
下另看後章固有此處不明而他處忽相觸發者亦有今日
不明而他日再看乃能釋然者又有今日雖覺已明而他日
反以爲不明更求別解者總之學以漸博而相通心以積疑
而起悟乃舉一反三引伸觸類之善法也此全以精神爲感
召神情稍覺煩倦雖多看亦不能注思便當住手若刻定張
數不去思想止將講說本頭記下釋卷茫然於我何與又若
好爲穿鑿故立意見及以禪宗出世語入聖賢經世之旨與
本文不相襯貼亦是勉強附會於書何與去此二弊而後可
以語看書也然胸中學識空疎雖想亦不能入則師友開導
乃爲度心之鍼矣
凡聽講須將所講書先期看過其中意旨雖未必能了而實
有憤悱之意然後聽受有基講時又須將前之所見盡情撇
開不閑語不他顧不雜想不昏沉攝心聽受歷歷分明講完
不得羣聚浪談以亂思緒卽宜退居私室再理前言務要不
佞所講於本書體貼相安方可信從若有未安不妨另豎疑
義反覆辯難蓋聖賢之旨皆從其身心所實踐者爲言必身
至其地方能洞曉余與二三子皆所謂射覆者徒以一日之
長偶或億中而總非發覆之人也然發覆之人又豈遠求是

卽吾與二三子能思索之心耳特此思索之心有能通與不能通得人以啓之斯力省功倍非謂不必思索而可以人之通爲我之通也予每見今人看書信人太過雖盲師至腐爛穿鑿語亦必聽受畧不反之自心試以自己能思索之心與本文一相理會則平日所聞師說及所見講義或安或否必有耿耿於中而不能自己者故予欲與二三子互相參駁以求其安蓋不徒信予之言而直信聖賢之本旨不徒信聖賢之本旨而還以信自己之心也然而人各師心樊然淆亂安所取衷則又自有真面目惟不離本文者爲是耳

五經周禮乃文字之祖凡理學政事必本此方有根據夫子好古敏求要不外六經爲淵述則以此而相印證正爲同氣之求非若他書時於孔孟之後學非嫡派之傳而不可混入者也至如先儒語錄乃六經之鼓吹理學之淵藪讀四書五經在無識者或以渾成難入習熟生翫而語錄則辭旨敷暢耳目忽新觸發反易如陽明見地卓然尤機鋒之最捷者學者日不睹五經等書則無論胸中酸俗之氣難以掃除而看書時亦且學昧尋源識孤借證必無相資相長之益矣此外更有出世奇書學者必當經眼而心粗者恐難驟入姑且置而弗論也

學者多囿習聞不能取大患在不知讀書以明理有如按子

所論看書之法以求乎經書之旨則諷誦之餘必有豁然開
而挈我心於天日之表惕然驚而暴我心於雷電之下快然
自得而置我心於光風霽月之間入理深則得趣轉勝所見
大則向慕非凡將聖賢之面目漸親而市俗之機緣自日厭
矣卽夙習已深未易遽破而把卷時既能開眼返躬處寧不
刺心諸友第驗之誦讀自知予言非謬而非口舌之能道者
也

讀書惟取鍊心最忌其俗如競尚於冠履言談耗志於圍碁
博塞皆俗趣也一智心於此則挾策呶語莫非道聽塗說之
具必無實得矣要須一切掃除屏居靜室按前諸法而伏讀
沉思昧爽以起日晏不遑遊居寢處於其中焉其人能得讀
書之味者不必叩其胸中所學而舉止言笑自一見可知蓋
其氣象不粘帶乎俗態也然而心不欲雜雜則神蕩而不收
心又不欲勞勞則神疲而不入在用功過勤者心力旣疲未
見得手便須於誦讀之餘捲書閣筆明窗淨几萬慮俱捐悠
然獨坐或支頤而對爽氣於西山或緩步而看生機於花鳥
或遺情以若失或領趣以欲狂一日之間量智片刻於此而
默坐寧心尤爲要義使此心常如魚之在水如鶴之在空悠
悠洋洋活活潑潑方能心曠而聞見可以互融神恬而思慮
可以深入是誠天下之至樂亦卽讀書之至訣也不寧惟是

繇此而心境日清理路日近覺聖賢言語皆吾心性中所自有而漸漸可體之當身所云豁然惕然快然之景象必有時露吾前而不可遏者又寧止作誦讀觀而已哉

商內姓氏

湖南書院

杭州鄭尚友

杭州施惟中

仁和柴世基

仁和柴世埏

仁和張殷甫

錢塘徐時泰

錢塘孟師尹

錢塘湯自新

錢塘曹觀文

錢塘吳太冲

桐鄉吳應旻

縉雲鄭孕唐

江都姚思孝

歙縣方如騏

泰和蕭士瑋

以上俱錄講

杭州薛宏繹

杭州虞宗政

杭州施惟誠

杭州虞宗瑤

杭州陸鳴燧

杭州陳周臣

杭州狄養謙

仁和林泰業

仁和張岐然

仁和任嗣宏

錢塘陸運昌

錢塘王一虞

錢塘唐時雍

錢塘陸鳴時

錢塘李宗臯

錢塘狄秉謙

錢塘葛孟真

海寧郭凝之

富陽張作楫

嘉興譚貞默

嘉興徐世淳

平湖劉亮采

德清劉在明

紹興史起夔

餘姚何位

開化劉國裕

松江宋存標

青浦宋存楠

江陰張有譽

徽州吳孔嘉

歙縣方士亮

歙縣吳德鑑

休寧金聲

南昌李明睿

新建姜日廣

臨川傅朝佑

東鄉艾南英

餘干羅伏龍

瑞金楊以任

以上俱訂正

杭州王道焜

杭州王師濟

杭州沈繼震

杭州王三錫

杭州錢彭曾

杭州張湛然

杭州沈廷松

杭州艾朝焜

杭州吳希文

杭州柴紹綱

杭州柴世培

杭州朱之翰

杭州柴世城

杭州凌吉徵

杭州戴明

杭州湯汝楫

杭州吳漢燦

杭州程汝揚

杭州程遠猷

杭州程雲登

杭州朱熾

杭州吳之蘭

杭州李茂科

杭州顧若

杭州趙仕燁

杭州陳錫章

杭州金維垣

杭州馬燦如

杭州許光

杭州吳洵

杭州朱逢泰

杭州陳天錫

杭州洪基

杭州方允達

杭州王懋光

杭州沈起鵬

仁和錢震瀧

仁和朱濟之

仁和陳賡泰

仁和馮棕

仁和沈允捷

仁和石荆玉

仁和沈有聲

仁和卓人月

仁和孫玉藻

明

姓氏

仁和凌元徵

仁和陳之煌

仁和呂昭世

仁和翁與明

仁和張鴻舉

仁和沈捷

仁和馬揚

仁和奚胤昌

仁和張卓然

仁和汪一龍

仁和仲震

仁和湯昃如

仁和周士昌

仁和金維珍

仁和湯鼎新

仁和柴世坊

仁和沈樹聲

仁和柴允鈐

仁和朱佳致

仁和陸夢龍

仁和黃昌胤

仁和唐賡

仁和黃金聲

仁和胡承明

仁和張廷晉

仁和張標

仁和蔣文會

仁和鄭雲澍

仁和胡萬鏞

仁和邵振光

仁和王懋德

錢塘張大烈

錢塘王光濟

錢塘吳文熾

錢塘畢登賢

錢塘趙仕輝

錢塘許國士

錢塘鄭尚峭

錢塘徐尚仁

錢塘袁蔚先

錢塘王文垣

錢塘洪度

錢塘邵耿光

錢塘柴紹煜

錢塘吳之斗

錢塘沈泰

錢塘張再聰

錢塘周薦

錢塘潘賢懿

錢塘施鑑

錢塘張之紳

錢塘曹逢吉

錢塘戴士揚

錢塘程清

錢塘唐琳

錢塘戴月

錢塘黃之堯

錢塘茅偉魯

錢塘朱燦

錢塘吳士鰲

胡有壽

姓氏

錢塘吳漢翀 錢塘翟御 錢塘吳昇

錢塘楊奇徵 錢塘張堯政克 錢塘吳洪度

錢塘吳之坤 錢塘朱大捷 錢塘倪元陞

錢塘姚際唐 錢塘張杞 錢塘黃儼之

錢塘童桂枝 錢塘鄭侃 錢塘湯汝璉

錢塘金維衡 錢塘吳瀆 錢塘孫洪俊

錢塘葛一真 錢塘葛季真 海寧章物采

海寧方天卷 富陽王熙章 富陽陳齊鳴

富陽俞賡颺 富陽鄭君愛 富陽楊朝燦

餘杭沈名世 餘杭沈振龍 餘杭董天植

餘杭陳其慄 餘杭董玉燦 餘杭孫章美

臨安羅用世 新城羅應垣 新城凌于磐

嘉興孫胤茂 嘉興沈宏敷 嘉興金景寅

嘉興朱茂賜 嘉興錢泮 嘉興錢應金

嘉興屠琬 嘉興屠琰 嘉興包元錫

秀水陸周行 秀水徐世濂 秀水孫繩武

秀水夏胤猗 平湖鮑之驄 平湖曹穎瀾

平湖韓衡 平湖徐必達 平湖沈原浚

嘉善葉培恕 嘉善蕭敬明 海鹽方朝岳

海鹽朱玉鉉 海鹽朱本融 海鹽方朝昂

海鹽徐逢辰 崇德沈居敬 湖州俞 澆

烏程唐 時 烏程沈 蘖 烏程沈 棻

長興王明睿 長興王五成 德清沈爾章

紹興諸國光 紹興楊 鵬 山陰陳 剛

會稽張右民 會稽陳 朗 會稽沈應熊

餘姚史孝蒙 餘姚蔣茂憲 餘姚陳以禮

餘姚葉脩教 上虞倪嘉賓 上虞倪嘉元

蕭山黃衍祚 慈谿姚元凱 慈谿應 對

蘭溪湯大節 西安鄭懋賢 西安留大廷

龍游徐道立 常山徐長文 永嘉陳登明

處州周 德 縉雲鄭萬齡 青田林昇春

應天馬之駿 應天金 鉉 應天汪從憲

徽州洪應纘 徽州汪汝翔 徽州洪嗣廉

徽州戴簡儒 徽州唐 昕 徽州洪嗣彥

徽州程繼祐 歙縣洪天泰 歙縣方如麟

歙縣吳孔光 歙縣方應符 歙縣方如驤

歙縣汪德沛 歙縣許光元 歙縣方可亮

歙縣方可恭 歙縣洪如璧 歙縣潘秉倫

歙縣唐 璉 休寧汪調鼎 休寧戴士模

休寧丁先庚 休寧朱鳳虞 休寧汪見龍

月

姓 氏

休寧朱三聘 休寧程純佑 休寧黃士孝

休寧程開祚 休寧吳芝 休寧程開世

休寧黃昌熙 葵源江可思 蘇州陳義錫

蘇州孫懋聖 蘇州王元懋 長洲張國縉

吳江沈自駟 吳江呂星徵 嘉定張恢

太倉呂劔龍 太倉呂人龍 太倉浦嶂

太倉浦喬 松江徐繼溥 松江楊初復

松江盛慶遠 松江何世能 華亭高允升

上海莊一敬 無錫陳仕茂 鎮江荆良

鎮江錢雨 鎮江喬世魯 鎮江徐學古

丹陽賀懋謙 丹陽賀懋謙 揚州李玉柱

揚州洪德吉 揚州洪德常 揚州汪時霖

天長戴調元 天長邵受采 天長陳迪明

六合江之璧 六合江萬國 新建戴國士

廣信余祚徵 弋陽李調鼎 三原韓星岳

遼州李長齡 鹽亭任九思 鹽亭任九官

貴陽楊文驄

附匡山書院 此係江西魯于小匡山設講其福建湖廣督學時考較者人衆槩不及載 凡聽講商內無名者不載

九江周之偉 九江趙光抃 九江劉邦彥

九江熊飛

九江王純臣

九江陳日侯

九江李浩

九江王昂

九江李佐

九江吳士魁

九江劉昭燁

德化黃堯彩

德化吳士文

德化邢士俊

德化閔兆祥

德化周夢熊

德化羅士俊

德化吳應科

德化秦崇正

德安萬堯臣

彭澤劉日曦

瑞昌劉紹耀

南康但宗臯

南康俞忠宸

南康但宗傳

南康孫儀

星子黃學顏

星子鄒學孔

都昌余應佳

都昌陳文鴻

都昌徐孔徒

饒州史乘古

饒州曹奏績

饒州鄭韶光

鄱陽詹時雨

鄱陽方之瀚

鄱陽江學海

鄱陽閔繼訓

浮梁余一藻

南昌徐元則

新建萬日佳

新建魏士準

泰和魯太奇

泰和魯文饒

臨川傅朝宸

關刻門人

建陽余應虬

建陽余昌會

建陽余昌年

建陽余日榮

九江熊飛 九江王純臣 九江陸日復

九江李浩 九江王昂 九江李佐

袁淵余日榮 九江劉好輝 德化黃堯彰

袁淵余鳳祖 袁淵余昌會 袁淵余昌平

閔岐門人 德化羅士俊 德化吳應利

德安黃堯臣 彭澤劉日賦

泰康曾文翰 謝川謝澤家

謝川曾文翰 謝川謝澤家

謝川謝澤家 謝川謝澤家

謝川謝澤家 謝川謝澤家

大學論明篇

此論照今本次序還應以話中所論為當

大學重在自明誠中庸重在自誠明二書相為表裏中庸另有論

誠篇茲以大學之明論首揭在明明德最為一書綱領親民乃明

德之分量止至善乃明德之本體亦即明德中所括者耳下文詳

論知止定靜安慮得乃緊承上止至善而預發致知格物之義是

止即貫於物中者因推論本始之當先自明明德於天下遞推之

至國家身心意而歸於格致皆即明之之義末後結以脩身為本

正收轉格致而與明明德相應者也歷引書詩為因明德親民止

至善似出創聞故借古聖賢之格言為證康誥太甲帝典即明明

德盤銘康誥及周邦之詩即親民邦畿黃鳥文王之詩即止至善

而夫子聽訟一語。又卽知本之義。皆以印證前文。而抽繹之者也。綱不與日並列。故止證而不釋。若八目則格致之義。已發明於經文中。明示所重在此。旣無剩義。可再發。亦且不當並列衆目中。故不必爲作傳。而止釋六目。誠意章開首不帶正心。亦與各傳有別。蓋格致爲擇。如目之視。翳眼不見。必難措手。誠意爲執。如手之握。見物不取。終非我有。則格致以後。誠意卽爲要着。故獨提誠意。而兩言必慎其獨。若正心則忘助。雙遣溫養之功。脩身則形神兩化。融釋之功。皆徐以俟之。不甚着力。故釋文止將心與身。身與家。相關處發明。非無功夫。其功夫只就誠意引伸。無另一法矣。至於齊家治國平天下。亦皆根前引伸。而非有別法。如誠意之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正心之忿懣好樂。不得其正。脩身之好不知惡惡。不知美齊家之所令。反所好。治國平天下之民所好好之。民所惡惡之。凡此皆以好惡爲用功規矩。其在身心意。則以此矩操之。已在家國天下。則以此矩絜之人。經文止至善致知。總皆不外此矩。但致知屬知。而絜矩屬行。知圓而矩方耳。然知與行。又豈有兩傳中如毋自欺。見聞知味。好知惡惡。知美誠求之中。絜矩之知。上下前後左右。知字所寓。如蛛絲馬跡。相連不斷。則知原貫於行中。孟子所謂知譬巧。聖譬力。而中非爾力者。此乃作者精神脉絡所在。不可不詳察者也。蓋大學宗旨。要在知止而定。靜安慮以格物。故所重在明。中庸宗旨。要在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以慎獨。故所重在誠。惟

明則顯諸仁而可見可聞。故其作用在家國天下。道取經世。惟誠則藏諸用而無聲無臭。故其感通在天地鬼神。道兼出世。從明入者。本體未免有蔽。須用照心以破妄。其功夫詳於參提。是為自明誠之教。從誠入者。本體尚無所琢。直了真心以還元。其功夫詳於存養。是為自誠明之性。然格致之後。即繼誠正。誠身之先。必始明善。是真心照心。原無兩體。又即誠則明明則誠之旨。而不容有間者。但其入手或異。各從所重言之。至於同歸而人道天道入世出世。悉從二書中兼舉焉。斯以謂之相為表裏也。

按大學與中庸皆出自禮記。中庸鄭康成注子思子所作。大學不注姓氏。據漢志謂戴記為孔氏祖孫家語。則明指子思矣。又賈逵言子思憂道學失傳。作大學為經。中庸為緯。程明道又云孔氏之遺書。朱晦菴又云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不離古者近是。以漢志及賈逵為據。則中庸實皆子思所作。謂發明於後也。大學有鄭康成本。與賈逵本。俱不分經傳。程朱始分首章為經。後各章為傳。陽明子欲從鄭本。近日管東溟從賈本。復以已意訂正。而吳觀我及從鄭本。俱各有辨。考鄭本與今本。除相同外。內有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在首章末未之有也。之後。文理極為相屬。似不宜更。又詩云瞻彼淇澳。至沒世不忘也。接以康誥曰克明德。至止於信。又接以子曰聽訟至此。謂知本。俱在君子必誠其意之後。誠意章既結。以故君子必誠其意。已自收煞。不應後面尚有許多議論。且其意義不類。必有錯簡。程朱提出。實為有見。但置在首章之後。分釋明新至善。竊恐三綱八目。原是一事。既釋目而又釋綱。且綱與目並釋。不但重複。亦似失體。考賈本。康誥曰克明德。至沒世不忘也。列在全書之末。蓋此皆是廣引詩書作証。以抽繹全書中餘意。如中庸末章引衣錦尚絅等詩一例。深覺有味。而且有賈本為據。易置非出杜撰。其他處次第。與今本多錯雜。又覺文理難順。似當以鄭本為主。止移所錯詩書一段。參賈本而置於篇末。序次庶為得當。其分章。則首章自宜提起作主。即稱為經文亦宜。格致既含在首章。應以誠意章緊接。其誠正修齊治等章。各有所謂引首。明是分之為傳。引書詩當總為一章作結。大學全書。方稱完

美。但程朱既已更定。今講內不敢易置。○湖南講以課諸士故
從今本另有大學話乃予所私撰則以古本相參

大學湖南講 全卷

大學於庚午年另講過較原刻迥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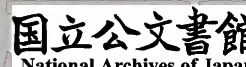
錢塘葛寅亮 講

錢塘鄭尚友 錄測

泰和蕭士瑋 錄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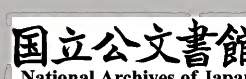
仁和柴世基 錄商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
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
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
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
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



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親如字讀

測大學重明故首揭明明德若親民止至善乃即從明德中析出格致誠正脩齊治平亦即從明德親民至善中析出而定靜安慮得又即是格致功夫每提知字云知止知先致知總是要歸於格致亦即要歸於明明德以首重夫明也學稱為大乃宇宙為量物我兼成而非一偏一曲之學道乃所學之途徑明德者其本體原通天地徹古今洞然閎燭之無疆實具於吾心而非從外取者故謂之明德明上加一明字是以功夫合本體將元明之德提醒如故不令有一毫障蔽便是明明德此乃全章之要旨最為提綱挈領處也民者廣眾通稱論學皆以匹夫而具大人之量故以君臨者論而稱民不必分果相臨凡身所值者即是親則我去提醒他使他心下明白與之精神相貫肝膈相通真如一體然故謂之親民善者純粹無疵至者極盡無歉易云繼之者善誠之者性是善乃性體之本來不落情識為純粹之極者在中庸即未發之中亦即至誠人心息息遷流無少隙之停能止則直撥至善之本然一定定在上面而毫無走作也親民以達明德之用至善以立明德之體總以為明德者在



則謂大學之道專在於此。乃就見成道理指示之耳。然欲得此止。怎麼樣用功。必先要知止。此知是能識至善所在。不過信得堅牢者。未知止時。此心移東走西。沒有定向。既知止。只望這條路去。死心向前。真如矢之赴的。豈不有定。未定時。心不免動。擾定則專精於此。耳無他聞。目無他見。所謂用志不分。乃凝於神者。方纔能靜。未靜時。心不免惺忪。靜則相為恬適。如饑渴之於飲食。睡卧之於枕席。雖有別樣困苦疲勞。亦不覺得。方纔能安定。靜安雖分三項。其實總是一心繫戀在止上。專為用慮之地。慮乃參提功夫。何時不做。但未安時。心不免散亂。即慮亦湊泊不來。惟歷定靜以至安。則精詳出於暇裕。方纔所用思慮能專篤無二。鑽研得入。謂之能慮也。慮則注思之極。必定透悟。乃為能得。得又更有何物。即參透此止耳。從前心緒散亂。雖有明體。透露不出。惟研磨之後。把吾心牽纏膠擾。震撼昏亂等處。一切掃除。單逼迫在一止。必有本體忽現。恍如撥雲霧見青天者。青天無日不在。而昏霾之後。卒然覩此。得未曾有。故謂為能得知。止是虛解。如欲到一勝地。而先訪知其風景也。能得是真悟。如已照見勝地。而明知其風景也。此承上止來。而首提乎知。則其得亦只是知之到所止處。蓋慮即是擇善功夫。正發明格物致知之義。章旨重在明明德。故於格致獨先發之。後傳中不釋格致。亦為經文中已自道過也。物有本末。事有終始。虛虛總收上。

文本指德末指民總是一物始指明終指親總是一事本始便當先末終便當後又以虛起下文先後意知所先後則入門有路用功不差故可許其近大學之道也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乃知所先的榜樣明德本是我心裡的今欲將此明德盡明之於天下是要遍世界的人都一樣明其明德了欲乃志願者字亦不虛下說這等大宏願的人既有此大宏願必不肯造次下手故要討個先着一步步推將上去國視天下爲近甸侯綏要荒每服各五百里必須以次漸達天下未平且把天下放緩先去治國家視國又近欲化行畿甸必自肅雍宮闈始國未治且把國放緩先去齊家家之所觀感在身家有未齊必須端刑于之化自盡其道感化家人只該從身上做起然身子本是蠢然的若逐處簡點頭疼救頭脚疼救脚終不停當惟是心者身之主宰百體所繇稟命故先正其心然心體虛圓難以把握如何下手惟是意者心之端倪功夫乃有用處故先誠其意然意有好歹一味任他不得又須先致知知卽前明德乃本明之體何假外求只就吾意之不自昧處便是致者推而極之務滿其量而無虧也然致知須有個方法當於何處乃在格物物卽物有本末之物意心身家國天下皆謂之物格乃通徹而無間者蓋他處所論知皆帶着心意言此將心意等別出爲物則知乃懸空無寄而物正知之所寄凡物所在無處不是我知體之

括若於物上有一毫間隔。卽於知內有一毫虧欠。故須用格。謂於意心身家國天下無一處之不通徹也。然此實根上文止來。止卽貫於物中。慮卽研於格內。惟於止握知之宗。慮無不極。卽於物盡知之量。格無不通。故謂上文定靜安慮得。卽是格致之義云耳。在字與先字不同。先則有次第。可分彼此。而在乃卽此。便是無分彼此。故格物只是致知中事。不宜作兩項看者。格致是求知之法。只到得徹悟處。若實證之功。須自誠意以至平天下。方竟也。致知本屬我。必歸於格物。又屬人。與前平天下本屬人。必貫以明明德。又屬我。是明德親民。雖分八目。而首尾相生。如迴文詩。如連環結。人我合成一串。而無分彼我。前一欲字直貫下。其發願之宏如此。物格而后知致等句。上說先。此說後。先是論用功後。是論得手。得手須根着功夫。不可躐等。卽先難後獲之意。改致爲至者。致是方去推求。與格一同並進。至則已至。其域乃在能格之後矣。故將格物倒作物格。言而后知至也。知未至。一切虛妄念頭。都不覺得。知既能致。纔有起念。便自照了。方可不瞞昧其意。意繇此誠矣。意未誠。必能累及其心。只看人於不好處。平時結想純熟。無意中不覺忽然萌動。此乃是意根種入心內。故能爲心累耳。意既能誠。則不以妄念繫心。方可養得本體冲和心。繇此正矣。心不正。無論恣情妄動。卽着力簡身。終有顧此失彼。不及救護之處。心既能正。則繇根心而生色。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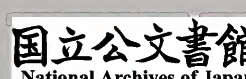
可化形色爲天性身。繇此脩矣。身脩則一家方好看我樣子。去
做好人而家齊。家齊則化漸達於國。而國治。國治則化又漸達
於天下。而天下平。逐句有而后云者。非謂了此卽能得彼。乃謂
了此方可到彼也。正見功效不容躐等於前。必先意更有洗發。
觀此先後次序。則明明德於天下。原不得馳騫於天下。畢竟從
自身做起。故又提出脩身爲本。以申明物有本末之說。身字乃
總括心意知。而儻侗言之。其本之盡頭處。實在格致。總是個明
明德。自天子以至庶人。盡天下之人。皆具有明德者。故皆要脩
身。本與所厚是身。末與所薄是家國天下。厚薄不是私情。論責
任。原該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只看明明德於天下的。把家國天
下都擔在一身。真所謂厚德載物者。若人雖要他明德。不過隨
緣化導。這重擔卸不得與他。故謂之薄。若倒行逆施。萬無此理。
此反言以決修身之爲本也。

〔演〕爲學之大。有以一身而該乎天下者。其道安在。在卽吾心本
明之德。使之不蔽。而明其明德。在卽同具明德之民。使之不隔。
而親愛其民。在卽明德本體之至善。使之不遷。而止於至善。欲
得止。須先知止。能知至善所在。則心不兩岐。而后有定。定則心
不動。擾而后能靜。靜則心不杌杌。而后能安。安則心不昏散。而
后能慮。慮則思極必通。而后能得此止矣。繇斯以觀。凡一物必
有根本。有末節。凡一事必有結果。有起因。知得本始在所先。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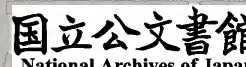
終在所後。則用功不謬。而近乎大學之道矣。古之發大宏願。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其願力既大。自不鹵莽加功。於天下之中。有國較天下爲近。先理治其國。國之中有家。較國爲近。先整齊其家。家之中有身。乃所以儀刑乎家者。先脩飭其身。身之中有心。乃所以主宰乎身者。先端正其心。心之中有意。乃所以萌動乎心者。先誠實其意。意從何能誠。知乃意之明覺處。而照了一切者。先推致其知。若夫致知方法。則在格意心身家國天下之物。使知與物會成一片。通徹無間而已。功夫俱要一步步將尤切有緊。至於物既通徹。則知隨物到而知至矣。知既至。方能意所覆。而后意誠。意既誠。方能心無所緣。而后心正。心既正。方能身無所染。而后身脩。身脩以後。方情無偏用。而后家齊。家齊以後。方繇親迨疏。而后國治。國治以後。方篤近舉遠。而后天下平。其得手一毫不容躐等者。觀此先後之序。可見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壹切總是以脩身爲根本。其本先亂。而未反治者否矣。何者。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若其所厚者薄。以昏昏自處。而其所薄者厚。能使人昭昭。斷乎未之有也。此以見本之爲獨重耳。

商虞宗堯問。明明德親民止至善。畢竟到聖人地位。方能初學未易及此。當如何用功。答曰。此原只頂上句。泛論大學之道。在這等處。並不指着何等人。論分量。原非聖人不能圓成。而論功夫。雖初學亦可下手。其功夫卽在下文格致誠正脩齊治平中。

而格致功夫。又卽在定靜安慮中。此處乃總括之綱。待下文方發明。原非另有一義。○鄭孕唐問。近講善以至言。卽無善之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惟無乃所以爲至。何如。答曰。本文止云至善。卽中庸亦云明善。云擇善。並不言及無字。何得添捏。卽無聲無臭。乃根上天之載來。載卽是事。恐其着相。故以無聲無臭化之。只是去其事中。之相。非併事而無之也。若至善則純粹之稱。有何體相。蓋有心之善。分乎陰陽。而善與惡對。便着相。無心之善。返於太極。而離惡稱至。便不着相。是善者本真實之體。至者泯執着之相。必欲表無。似須云無善之善。乃爲至善。庶乎無病。曰。前講至善卽至誠。誠乃真心。恐不免有着。曰。誠者不思而得。不勉而中。更何着之有。薛宏繹曰。後文以仁敬孝慈信證。止至善。似着在事上了。曰。正惟以仁敬孝慈信作證。鑿鑿可據。故不宐將無字蕩掃乎善。蓋仁敬孝慈信。乃小德之川流。緝熙敬止。乃大德之敦化。止至善。原指大德。而小德卽在大德中。以多證一。以事證理。頭頭是道。原無不合者耳。○吳太冲問。首揭明明德至矣。如何。又另以止至善足之。豈雖明尚有未善。必止此方完耶。答曰。明德之本體卽至善。原非有兩。至善如鏡之體。明德如鏡之光。鏡體若動。槎何繇鑿物。明德之推極於至善。卽明之必遡於誠。所謂卽寂而照。卽止而觀。不容有岐者。曰。至善旣爲明德之體。則本當屬之至善。今以明德爲本。何故。曰。明德



之本。乃對親民之末言。不及至善者。即攝於明德中也。大學所重在明。故以明德為本。而攝至善。中庸所重在誠。誠即至善。則又可以至善為本。而攝明德。因所入手不同。故其提宗亦各有所重。○譚貞默問。章內知止。知先。致知。知至。四知字。是同是異。答曰。知字本一樣。或止或先。或致或至。却是不同。知止是知其究竟。知先是知其起手。致知是方去起手。知至是已窮究竟。譬適京師者。要曉京師實在何處。是知究竟也。先曉起行發脚之處。是知起手也。○徐時泰問。知止一向俱說。已是能止的了。因何說是虛解。答曰。知止若看得深。則慮得作何下落。所以講到慮與得。只得着在外邊處。事上將聖賢參悟得力處。顛倒說粗了。曰。知止猶可輕看。若定靜安。似心境已到了。手處恐難說粗他。曰。定靜安原有不同。惟證道了手後。方纔是大休歇。若初時見些光景。只可功夫借他好做。謂之小休歇。此定靜安在慮得之前。則其於所止。尚未能得。方藉慮以研之。當只是小休歇。於了手尚隔遠在。○施惟中問。人心當未能慮時。直是費盡思索。何以能定靜安。答曰。若念頭專一。便苦心力索。亦相安適。程明道謂金革百萬。與蔬食曲肱無異。只是心專於此。故曰。易云。天下何思何慮。則慮原是不好字眼。今能得何以反繇於慮。曰。到得後。自馴至於何思何慮。未得時。方要借他用功。如何便得不慮。然止即不慮之體。慮以求止。是正慮其所不慮者耳。○柴世



基問。知止定靜安慮得。舊講與格致誠正脩齊治平相配。今獨指爲格致功夫。何故。答曰。此單看一慮字。思有所圖曰慮。故謂爲參提功夫。證之顏子。如定靜安。卽墮體黜聰。慮卽仰鑽瞻忽。慮而得。正是擇乎中庸得一善。亦是中庸之擇善。亦卽是明。故只屬之格致。若拳拳服膺而弗失之。卽是中庸之固執。亦卽是誠。當屬之誠意。蓋格致思而得也。誠意勉而中也。正心脩身。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卽孔子耳順從心。乃何思何慮境界。是誠正脩處於慮字說不去。只可斷自格致爲止矣。且格致功夫。旣發揮明盡。則後面不爲格致立傳。更可推也。曰定靜安慮得。旣發明格致。何不接於格致之後。而乃預列於前。曰格致以至善之止爲宗。因說止至善。遂緊接知止說去。旣頂上文發止。則語氣不能再斷。遂詳論定靜安慮得。以預發格致之義。曰格致何以必根止來。曰格致若不到得止。則所知僅在半途。見地尚未爲大徹。卽用誠正脩齊治平等功。其學亦只到下學而不能上達。其治亦只到小康而不能動變。去大學之道遠矣。是格致爲衆目之樞。而止又爲格致之樞。絕不得相離者也。○方士亮問。得止屬之格致。豈至善亦盡於格致中耶。答曰。格致之得止。原只屬之擇善。則後面尚有固執以後功夫。在誠正脩等處。豈得遂盡乎止。曰得字似有可執者。若單屬擇一邊。恐於得字義未盡。曰擇乎中庸得一善。不思而得。思之弗得。弗措。皆以擇爲得。

若執則云拳拳服膺云勉而中云行之弗篤弗措並不言得則得字屬擇更親切○艾南英問此定靜安慮得專屬之格致豈誠正脩內獨無定靜安慮耶答曰此問最精格致前之定乃定之影現耳至意誠則真定矣格致前之靜乃靜之影現耳至心正則真靜矣格致前之安乃安之影現耳至身脩則真安矣蓋格致之前靠止作把柄慮作功夫若見此定靜安光景非有止以繫乎慮則定靜安未免作輟以尚有慮在故而誠正脩則慮而不慮矣曰齊治平內亦必有定靜安慮又若何曰至於齊治平則不定之定而無乎不定不靜之靜而無乎不靜不安之安而無乎不安誠即擾即定即動即靜即危即安而圓通無礙更何待於慮為此正所謂何思何慮亦即所謂大休歇者至此則定靜安何嘗不深但前文為慮字隔斷不得不淺視之耳○方如騏問明德只在我心今說明明德於天下却像把這明德看做世間人公共的要大家同明如何合得龍來答曰即今諸友共處一堂耳所聞處目所見處孰不明了然分得那一處是我所明了的那一處是人所明了的如燃千燈於一室其明各各遍照不相分別亦不相妨礙其形骸雖有千百性靈總只一個人若只求自己明了不去開導他人即自心便成障礙又若只去開導他人不先明了自心即人情亦終隔絕陽明子謂明德功夫在親民上做親民功夫在明德上做者此也陸運昌曰要

大學明倫講

全卷

人人皆明其明德。即使堯舜在上。比屋可封。恐亦未必人人皆堯舜也。曰。這全要看一欲字。凡大學問的人。定發大宏願。要度盡世人。皆使入道。至於人的根器。自是不同。其造詣怎能一一到得。然有這樣明明德的人。發了這樣大願。其於天下萬世。或親炙興起。或聞風私淑。畢竟也提醒得多。便是我志願無往不貫徹也。○柴世埏問。陽明先生謂無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王龍溪謂此非究竟語。心既無善惡。則意知物亦無善惡。錢緒山不以為然。復申陽明之旨。其說何所適從。答曰。心貴空。諸所有無善無惡。乃返於空者。以此認心。良亦有見。然說善慮與惡對。而並遺之。說無又不慮。與有對而獨執之。可乎。惟真空妙有不落邊見。以此言心。庶其義乃圓而無漏。陽明子云。汝中所見。是接上根人教法。德洪所見。是接中根以下人教法。然則說有說無。亦只是應機接引。未為實論。曰。然則如何是心之體。曰。明德是心之體。即陽明子所提之良知。蓋此知通天徹地。亘古達今。如大圓鏡。光涵萬象。無一物不森羅。而亦無一物之可着。心無體。以此知為體。其量亦復如是。所以世界必有成虧。而此知不虧。萬形皆有消滅。而此知不滅。即造至聖人。凡念俱空。而此照心獨不空。錮至極惡不肖。凡念俱昧。而此良知獨不昧。誠先後天地而無有終窮。溥遍靈蠢而莫之遺漏。為人人各具之靈性。所以大學

獨重明明德。併首發格致。不與六目並列。意非無謂而然者。曰。前講以至善爲明德之體。今又以明德爲心之體。豈體中更復有體耶。曰。明德與至善對舉。則至善爲明德之體。單舉明德。則至善卽攝於其中。而明德又爲心之體。究竟非有兩體者。陸鳴時曰。知旣是心之體。何以隔過誠意。方言致知。曰。知在心。乃性靈之照了也。知在意。乃識想之分別也。致知惟連着誠意。宜單就意說。蓋心知未易遽露。而意知當下可用。識想以撥性靈。卽前以慮求止之義耳。○程開世問。意乃心之所發。今從管氏以心之端倪言。亦何所見。答曰。發則馳於所感。純屬之情矣。若意乃未發而含於識。方發而注於情。介在動靜之交。故謂心之端倪。而非可專以所發言者也。○但宗臯問。格字漢疏訓來。程朱訓至。象山慈湖謂格其物欲。陽明謂格不正以歸正。南城羅氏謂事皆合式。今何以獨用通徹之說。答曰。訓來訓至。頗近而於格字不直貼。若格去物欲。則與物有本末。物字相悖。格不正以歸正。則與正心正字相混。總之。格去格正。格式俱像。誠正脩中義。惟通徹之訓。出自呂東萊。於致知方體貼得着。又經書中。凡論事天地鬼神。多用格字。我去通徹乎神。是感格。神來通徹乎我。是來格。卽論孟中有耻且格。亦當訓君之通徹於民。格君心之非。當訓臣之通徹於君。又通則未有不來。且至者。來字至字義俱可。該於其內。似格字惟此訓。最爲精覈。余應桂曰。格字

以通徹訓似卽致知之義。恐兩下太無別。曰：知與物却有別致。知者推致此知於物也。格物者格通此物於知也。兩下正相離。不得故不用先字而用在字。○劉日曦問：物是意身心家國天下則物乃紛然不齊。格之之功何處下手。答曰：原說功夫只在一慮字。今人但認分別爲知。不知如何是知。但認着念爲意。不知如何是意。但認含識爲心。不知如何是心。但認耽欲爲身。不知如何是身。於此正須要參。曰：家國天下豈亦難認而待參耶。曰：若於意心身外別爲家國天下。便成扞隔。參得透時。內無我相。外無人相。卽意心身卽家國天下。卽家國天下卽意心身。息照則寂然不動。起照則感而遂通。何得更作殊觀。陳文鴻曰：卽意心身亦各不一。豈能逐項分參。曰：總不外於一止。雖云格物而實從物中格止。慮而得則已。悟到此止。繇是一止能止衆止。月在天心。而百川皆映。號物之數。處處可通。蓋合之爲根本之智。旣參悟自心。而分之爲差別之智。卽照了諸境。更有何物能礙吾之格耶。但宗傳曰：旣重在止。只須知止。慮得卽盡致知之義矣。何必又增格物。紛然淆襍。使人難以理會。曰：子以知何所在。將在意耶。在心耶。在身及家國天下耶。總之知體無物不遍。不能別其何處爲知內。何處爲知外。而可容分裂者。惟物原卽在知中。故必須格物以盡其量。而物中一貫之宗。則已自有知止在。趙光林曰：格物與慮止。終覺話分兩頭。何能強貫爲一。曰：

若不相貫。則格物與慮止。功夫須兩路去做。如何下手。蓋非物無以盡知之量。非止無以握知之宗。兩下相合。則入乎至賾之中。得乎至一之解。物止可以交攝。一多豈不互融。故謂卽顏子之擇乎中庸得一善。亦卽子貢之多學而識一以貫之者也。○蕭士瑋問格致誠正脩齊治平。還是功夫一時並用。還是完了一件方做一件。答曰。數項境界原無分彼此。故功夫但有重輕。得手方分先後。蓋知乃意之所覺。意乃心之所倪。心乃身之所宰。而身則隨其所值。運吾之心意。知以交於家國天下。身心意知固是一個。卽家國天下亦隨所值便是。是數項一時俱有境界之無分彼此者也。惟境界無分彼此。故功夫亦不得分兩截。格致時卽做誠意等。而格致爲重。誠意時卽做正心等。而誠意爲重。正脩齊治平等皆然。至誠正脩齊治平時。仍不忘格致。亦重在彼而輕在此。是功夫之微有重輕者也。惟功夫有重輕。故得手因分先後。見得透徹。方於誠意能着實不虛。而正心則繇有意化於無意。脩身則繇有心化於無心。齊治平則又繇近而漸推。漸廣以化及於遠。是得手之有漸次者也。非分非合。亦分亦合。非先非後。亦先亦後。在用功者自會之耳。○張殷甫問。知乃同一明德。而講中有解有悟有證。何以各別。答曰。以見地有淺深。故歷境亦有虛實。凡知止知先知本。皆所謂解耳。必慮得而物格知至。乃悟也。易所謂知至至之。孟子所謂始條理者。智

之事也。意誠以至天下平，乃證也。易所謂知終終之，孟子所謂
 終條理者，聖之事也。今借傳文以影之。如格意之物，則明乎其
 欺，而知至於意矣。格心之物，則明乎其所，而知至於心矣。格身
 之物，則明乎其辟，而知至於身矣。格家之物，則明乎誠求，而知
 至於家矣。格國與天下之物，則明乎絜矩，而知至於國與天下
 矣。此皆從悟後通之，而證則未然。又如知意如何，誠必實到，毋
 欺。方證乎意之知，知心如何，正必實到，無所方證乎心之知。知
 身如何，脩必實到，無辟。方證乎身之知，知家如何，齊必實到，誠
 求之中。方證乎家之知，知國與天下如何，治平必實到，絜矩而
 上下前後左右之皆同。方證乎國與天下之知，此乃所謂證也。
 此知惟析之既精，方合之無漏耳。○孟師尹問物格知至以下
 時說，皆謂了此，即能得彼。今謂了此，方可到彼，似又有漸次等
 待，何也？答曰：物格完了，即能知至。獨此句可說得無漸次。若知
 至意誠以下，則事各不同，正須逐處還他下落，纔見造詣實際。
 如見地透悟的，虛妄念頭亦多打破。大段固能誠意，然或單尚
 解脫得，虛景而忽實脩者，世多有之。此亦是自便之私，未淨總
 為意不誠。意誠固大槩心正，至無心忽起一念，多有不及覺者。
 如程伯子吟風弄月後，尚然見獵有喜心，豈即隨意正乎心正
 固大槩身脩，然身子憑人照管。初時着意簡束，似覺容易。及至
 正心後，着不得念，細微錯悞，或反不免。孔子從心不踰矩，至七

十始能蓋難言之矣。至脩身後亦間有家不齊者。大聖如舜尚
有頑嚚。可見家人亦須逐漸感化。霎時那便整頓得來。家齊亦
有國不治者。又如舜當烝烝不格姦後。至其攝政四凶猶煩天
誅。則國人豈能速變。國治亦有天下未平者。文王化行南國。止
於三分有二。則那一分未歸。正是參差不平處。故謂而后云者。
非了此卽能得彼。乃了此方可到彼也。聖賢學問精微。莫密於
此。正須逐節需次。俟其功夫火候果到。則效驗亦自相因而至。
要非終隔遠而難企者矣。○鄭尚友問。衆目功夫各在必先處
做若而后處。又有漸次似須又做功夫。未免重複。答曰。前講原
說先是用功。后是得手。蓋因必先與而后逐句相照。惟必先處
功夫逐節有重輕。故而后處得手亦逐節有次第。若說知至便
能意誠。意誠便能心正。則與必先處逐段挨去者。反不相肖矣。
况逐句一氣凌駕過去。則許多而后。要他何用。毋乃文煩而不
殺乎。曰。前講一止能止衆止。今格致誠正脩齊治平等。逐項又
有次第。豈止尚不能一以貫之耶。曰。前以悟言。而此以證。悟如
寐者之得醒。開眼便能了然。故只須得一止以該衆止。證如視
者之辨物。逐處應爲閱歷。故又必盡衆止以會一止。是格致誠
正脩齊治平等功夫。原一一不可缺。而其樞要。却總不外於此
止。○徐世淳問。壹是皆以脩身爲本。似功夫只該在身上做。前
面却說欲明明德於天下。又將念頭馳向天下去。這是爲何答。

曰志願必合天下以歸一身功夫必繇一身以逮天下○葛孟
 真問宋儒謂知先行後陽明謂知即是行今獨重在明明德似
 即陽明之旨然否答曰知行難說絕無可分亦難說絕有可分
 如格致屬之擇善知也誠正脩齊治平屬之固執以後行也知
 行安得不分然求知須用格致之功是知不離乎行用誠正脩
 齊治平之功即實踐格致之所見是行不離乎知知行安得不
 合要此只就進步時言耳若到了手則所行皆屬應跡而不留
 所知乃返本體而常照惟本體自知故初時以格致為參提即
 要見本體隨後以誠正脩齊治平為造詣亦要證本體始終總
 歸一知而行特其中之過影耳知行雖或分或合而究實仍歸
 於一者大學所重在明子只照本書敷演不敢於先儒有左右
 袒也

管東溟曰明從日月合體成字而含內照外照二義內照謂透
 悟自心外照謂光被四表此言明明合外內之道也○大學之
 止至善與中庸之得一善義通至善德體也善有二義有以惡
 對善而稱善者此有對之善也從淑慝而分也是曰萬善有以
 過不及對中而稱至善者此無對之善也從性善而來也是曰
 一善性善原於太極而淑慝判於陰陽陰陽有對而太極無對
 此至善之源頭也其體非玄非虛乃此心之恰得其中處耳○
 或問近儒之講至善多究極於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處果是
 大學宗旨否曰大學從格物始至天下終不過絜好惡之矩而
 止矣好惡之矩豈謂不從無聲無臭中來然必執無聲無臭之
 話頭以論大學之止至善便浸淫於禪門覓心了不可得之公
 案據後章闡到止至善處原以文王之止仁敬孝慈信為的豈
 必借路禪玄以深至善之說唯文王之所以止至善却是通極
 於天命之穆穆者其要則在於緝熙敬止五言學者當求所以
 緝熙所以敬止之着落處○天子之明明德於天下不待言矣
 庶人無位則如之何曰中和一致位育潛通由家以風國由國

以風天下。一有聞其風而興起者。皆吾明德之所及也。孔子其
 選矣。亦有不易世。不成名。終其身。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者。若無
 所用於世。而或有立大本。知化育之至誠。隱迹於中。則先天而
 天不違。其幽贊神明之功。更不可量。此非中人以下。可與語也。
 是故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
 ○止至善之君子。無心過。猶易。無身過。更難。世有慎獨之君子。
 其心已無人我之障。而動容周旋。不皆中禮。身過猶未盡無也。
 故不足以立極於天下。○心與意。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儒者曰
 心。該動靜。意者。動之端。又曰。心無善惡。意之動而有善惡。皆影
 響之見耳。夫心統性情。而意則有根。有苗。性者。心之心也。廓然
 包乎太虛。而至善無朕者也。情者。心之意也。隱然局於方寸。而
 善惡兩含者也。其隱然而含者。謂之意根。猶屬於靜。意之苗。則
 發於識。識發則根動。而七情別矣。向使中無善惡之根。安得動
 而忽起。善惡哉。故意不專屬動。亦屬靜。善惡不專屬意。亦屬心。
 心不隨意。而有生滅。意則根心。而有動靜。意之動而合乎性者。
 曰幾。其動而着於情者。曰念。攝念而入於幾。則意誠。攝情而歸
 於性。則心正。○以至善名性。則可以至善名心。則不可。心含真
 妄者也。唯天地聖人無妄。心即是性。謂聖凡同心。則可。謂聖凡
 同意。則不可。意分人我者也。唯聖人無我。意即是心。然性入氣
 質。梟梟之氣。而心。有慾。有懼。有怒。有喜。有憂。有樂。故不能與
 與天地萬物之體為一。而有好惡之僻。不僻則誠。誠正合而脩
 身之道備。○知者。心之神明也。滿六合。通古今。而無不在焉。若
 方寸中起滅之知。乃意知。非心知也。心知雖不離乎意知。然意
 知有通有塞。而心知無晝無夜。其幾可驗於寤寐之間。不緣寤
 而覺。不緣寐而昏者。此心知也。故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心
 意若形影。然形不定於影。而影必囿於形。人之所以能窮三際。
 徧十方。而無不知者。心量周也。其所以有知有不知。而見聞不
 越耳目。思惟不越見聞者。意量局也。常人以意為心。故心知之
 量亦局。聖人以心為意。故意知之量自周。而要之實無二知也。
 其形影在未發已發之間。而其影現則有了別分別之辨。分別
 之心。即意也。了別之意。即心也。○心有萬緣。俱息之時。而知體
 則未嘗妄。是以佛氏但空識情。不空識性。而曰。了了常知。不成
 斷滅。○心之靈處。即知。知之虛處。即心。其實非二物也。意與物。
 正知體合。內外之道處。藏知者。意。觸知者。物也。試以鏡喻。心如
 鏡之體。知如鏡之光。意如光之能照。物如光之所照。○身之主
 宰曰心。心之端倪曰意。意之了別曰知。知之觸處曰物。○格致
 則一事也。何以開為二目。曰。此義可分可合。意誠之後。必合。意
 未誠。則尚可分。蓋有求致知於格物之外者。為中下二乘之禪。
 學。又有勉強格物而知難致者。為訓詁詞章之學。

一事為兩事。達人安得不分一目為兩目。○知所先後。特知本之當先格耳。未必悟也。一旦洞然知至善之所止。斯則可以言頓悟矣。猶未可謂知之至也。頓悟之後。不廢漸脩之功。而定而靜。而安。而慮。以至於能得。斯乃悟中起脩。脩中仍起大悟。可與起凡而入聖矣。然猶是知至之之事。已至而益求其至。然後意誠。心正。以至於天下平。方乃是知終終之之事。○知止能得。雖分先後。亦只完得物格。知至一案。未盡事之終始。○佛藏別人心有根本之智。有差別之智。即儒家一本萬殊之說也。根本智固從一貫中出。差別智實從多識中出。兩智合而知體。乃至故粗言知至之始條理。其案若了在誠意之先。細言知終之終條理。其機實貫到平天下之後。可從正心一關。截作兩界。心正以前。重在了根本之智。故以慎獨為要。心正以後。重在了差別之智。故以絜矩為的。○問子以格致一宗。貫誠正脩齊治平六目。然則物格。知至而後。直從知體上。致其所未致乎。抑猶從意所未致也。功有生熟。物格。知至之分量。亦不等。意心身間有自信。不過處。安得不隨時隨處。點簡其所未至哉。然欄柵既已在手。則歸宿處自有在。亦只結在物格。知至一路耳。○問近儒講以定為誠意之別名。靜為正心之別名。安為脩身之別名。慮為也。如是之知。謂之知本。謂之知所先後。○如室中燈。光徧一室。一燈亦徧。千燈亦徧。此性體也。欲分千燈。先求一燈。但有一燈。即具千燈。此教體也。已之明德。明於天下。其一燈之徧乎。人之明德。皆明于天下。其千燈之徧乎。夫一燈之徧。可分而為千燈之徧。而其所以分者。炷也。中人以上。可以語上。是明德之炷而已矣。炷眾則燈之分也。亦眾。而能分之燈。非獨優也。炷寡則燈之分也。亦寡。而能分之燈。非獨劣也。吾之明德。誠可以為知之之式。而民之知與不知也。勿論。雖萬世而下。有能知之者。亦吾之使之知也。○身附於家。家附於國。國附於天下。天下附於天地。天地附於太虛。太虛附於心。心者海也。身者泡也。家國天下者。眾泡之別相也。心動為意。意誠。心正而明德之體。廣矣。夫矣。雲散月圓。長空獨朗。其誠意之喻乎。沼沚之得月者。家齊也。溪澗之得月者。國治也。江河之得月者。天下平也。○身之與天下。接也。不必其有之也。而好惡形焉。無僻於家。家齊矣。無僻於國。國治矣。無僻於天下。天下平矣。本之治。即末之治。惜所當者寡耳。劔之吹毛。識者不謂其不斷犀也。○致知之知。靈知也。知至之知。真知也。知止。知本。知先後之知。似知也。非似知。不發真知。真知起而似知銷。非真知不顯靈知。靈知徧而真知泯。○心意知者。身之靈。而家國天下之影也。靈能應物。影能隨物。應物者

不物之物也。隨物者兆物之物也。以心觀物。何物非心。以物觀心。何心非物。○心者名也。意者用也。知者體也。故心意知者一物也。物有本末。本末皆物也。身心意知對末而為能格之物者也。家國天下對本而為所格之物者也。格未於本。則家國天下為一身。本能格末。則身不在我而在家國天下。故大學之境界。一言以蔽之曰物。而大學之功。一言以蔽之曰格物。○物之有性者。可合分殊為理一。物之有形者。亦可析理一為分殊。故置天下而先國。置國而先家。置家而先身者。雖非大學之道。而猶可為也。若夫身之於心也。心之於意也。意之於知也。謂之曰一。猶以為為剝。况其二乎。置身而正其心。是光不藉鏡而照也。置心而誠其意。是波不合水而澄也。置意而致其知。是日不舒光而徧也。非一非二。孰後孰先。無先而以先言之者。語所重也。無後而以後言之者。推所歸也。○會未於本。即家國天下之境。而施格致誠正之功。達本於末。即格致誠正之時。而觀脩齊治平之效。身有崇卑而效之小大異。身有寂感而效之微顯異。萬邦之協和也。四方之風動也。效之大者也。天下之人被之。為泗水之成都也。夾谷之歸田也。效之小者也。一方之人被之。五典之克從也。四教之不倦也。效之顯者也。同道之朋知之。克已之歸仁也。強恕之反身也。效之微者也。自知而已矣。惟聖知聖而已矣。惟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知明德之常應。常靜。謂之知止。知其常應。故絜矩之用熾然。知其常靜。故藏身之途。聞爾。知不如是而曰知止。其所知者動而已矣。知身民之非一非二。謂之知本。知其非二。故明明德於天下之願宏。知其非一。故明明德於天下之任重。知不如是而曰知本。其所知者末而已矣。此二知者。大學之初門也。

康誥曰克明德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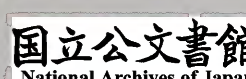
也。鄭康成古本原自詩云瞻彼淇澳至沒世不忘也。接以康誥曰克明德。至止於信。又接以子曰聽訟。至此謂知本。俱置在誠意章後。似覺無謂。考賈逵古本大畧俱列在全書之末。蓋此是廣引詩書作證。正如中庸末章引詩一例。似當依賈本置於末後。而章內次序。則依鄭本為當。但程朱二子既移置於此。今講不敢復古。仍從之。

測自此至此謂知本。乃歷引書詩併聖言。以為明親至善及知本作印證。而闡繹之。以見立言之非無徵。旨趣之難遽盡云爾。

康誥是武王述文王之德。以告康叔者。克訓能。如克長克君之克。太甲是伊尹述成湯之德。以訓太甲者。顧乃一眼看着。誥訓正審。乃端正審察。目精畧不參差。命有囑付意。蓋天意欲人脩德行善。若以此囑付之。而鑒臨不爽。最為顯赫。故謂之明命。所謂皇矣上帝。臨下有赫者。學者時時瞻顧在此。自不敢有一毫昏散之念。而對越惟虔矣。帝典史臣誦堯者。堯之德光被四表。格於上下。本極高峻。故謂峻德。自明即是明明德意。不必重發。單要看一皆字。從來聖聖相接。無不自明其德。古之人皆然。斷未有出得這圈子外的。真是千聖的傳。並非顯門曲士之學。此是歷引書以印證明明德而繹之者也。

演明明德之說。何助乎康誥言文王克能昭明其德。太甲言成湯顧察乎上天鑒臨之明命。帝典言帝堯克能明其高峻之德。夫自文遡之湯。自湯遡之堯。並無有異術。悉皆自己求明也。而明明德謂非聖聖的傳哉。

商吳應旻問。皆自明自字。正與在明明德相發明。乃歸重自己之意。何為不重。而反重皆字。答曰歸重自己。乃在此謂知本處。若此章證明明德。自字止當得德字。惟皆字。乃總指三書取證愈多。則宗旨愈確。故獨重此。○陳周臣問。自此至此。謂知本。明是釋明德親民止至善。何謂非釋。答曰後面誠意正心等章。俱以所謂提起。此謂結束。而此處獨無。豈得以釋文例論。且後面



格致誠正脩齊治平等。即是前面明親至善等中事。後既釋而前又釋。更覺重複。蓋此因前明親至善之說。似出創聞。故歷引詩書。把古人成法。以作印證。而趣味難盡。復為闡釋之。所以作者絕不自立議論。間有發揮。不過為作註脚耳。至聽訟二句。又是引夫子之言。雖此謂知本句。是釋語。而文內未有發知本意。蓋似釋非釋。要亦相證之意云耳。○陸鳴燧問。此後引詩書各章。與中庸衣錦章。皆謂證首章而釋之。何相同至此。答曰。既皆是引詩書發論。便與他章迥別。蓋證者是前義已完。借古人以徵信。繹者是餘味難竟。借古人以引伸。兩下合看。色色相符。雖欲不同而不可得者。此克明等章。當參古本。合併移作末章。為是。然而未敢遽更也。

管東溟曰。顧諟天之明命。即夫子畏天命之說也。古人慎獨之學。恒從畏天命中來。其言顧諟明命。即詩上帝臨汝。無貳爾心之意也。人情見君父則肅。見師保則欽。非以有所忌憚而然歟。况乎赫赫天命。日監在茲。惠迪吉。從逆凶。唯影響而可以為心。逸志參其間哉。時時顧之。慎獨之功。斯密矣。或曰。審若是。則有所畏而不為惡耳。豈聖人先天之學。不知峻德如堯。猶曰欽若昊天。純德如文。猶曰昭事上帝。聖人與天合德。正以其畏敬之常存耳。此大學以顧諟之訓。入於康誥堯典之間。而總結之曰。皆自明也。宋儒懲二氏之虛無。又欲撥去因果。而謂天命為蕩然之空理。則虛無益甚。何以發人顧諟之誠。近儒復影二氏先天宗旨。輕言宇宙在手。命自我立。則流於小人之無忌憚焉。亦異乎夫子畏天命之說矣。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測盤銘是湯於沐浴之盤。作銘辭以為警。苟者。設若意。不着力。

凡人雖爲夙習蔽錮。安能無一念醒悟之時。夫使其終於蔽錮則已。苟不能終於蔽錮。而有一日之新。安可把這好念頭。虛度過。苟字下得最圓活。正使人自己反求。乘此一念。今日新矣。明日或不加洗濯。便依舊是今日模樣。明日新矣。後日或不加洗濯。又依舊是明日模樣。如何得有長進。故須要日日新。又日新。如人身向來通在垢穢中。今日固洗潔淨了。向後每日要洗。不可畧有間斷。此是泛論常新之法。不專屬自己。卽作民亦不外此耳。新民者。民向時染於紂惡。今歸周有向化方新之意。爲上者。要迎着他新的機括。爲之鼓舞。是作起其方新之民也。此新字屬在民上。若我去動民。乃在作字內耳。詩乃頌文王者。維是助語辭。周自后稷開國。其來已舊。至於文王脩德格天。惟天眷德。雖未嘗取有天下。而化行南國。人心翕從。上天眷注之命。已屬於周。與前國運不同。故謂之新。此乃格天之學也。極字指三聖人之成法。卽日新。作新維新。此亦不重。所重在無所不用。見成規具在。處處可摹。不容一毫少遺者。此是歷引書詩。以印證親民而繹之者也。

演親民之說何昉乎。湯之盤銘言。設使人於一日之間。煥然自新。不可忽畧而遽止。繇此更加洗濯。日日增新。又日增新。月異而歲不同焉。康誥言振作其向化方新之民。詩言周雖舊邦。至文王脩德格天。其天命之眷注。於此爲聿新。自古如湯如文如

武皆新之之極者。而成規在在可則。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以爲親民法焉。

商王一虞問湯銘日新又新。則新新不已矣。乃首章止於至善。又似有住足處何也。答曰止善如把舵。日新如行舟。○畢登賢問。玩新字似親民。還作新民。方與相合。答曰。經文原是親字。如何因後改前。曰以新字頂親字。似意不相蒙。曰若聽人安於舊染。便是棄之一體外了。惟使之煥然一新。乃爲親愛。則新之正所以親之也。凡變文相發明者。經書中儘有。何必拘定字眼頂來。○王道焜問。新命不必說到受天命上。看來天視聽。卽民視聽。民德皆新。卽是新命。若意在受天命。便是有爲而爲了。答曰。天命之謂性。人性原從天命來。故功夫必至合天。方爲究竟。况人世上寵利。還可有心邀求。天命無私。若非真有不睹不聞之功。與無聲無臭者相合。安能感通。此正是無所爲而爲處。○任嗣宏問。其命維新。命字與顧諟之命。亦相同否。答曰。命總是上天。囑付之意。然細分之。以神理言。則爲降衷之命。以氣數言。則爲降祥之命。○何位問。盤銘章既是證親民。只宜作新民一語足矣。乃始之以日新。終之以新命。何也。答曰。日新卽該明明德。新命卽該止至善。三項功實相因。雖分證而義難判然。故亦兼及之耳。

吳觀我曰。有垢之謂故。如在塵鏡。明隱而非減。去垢之謂新。如離塵鏡。明顯而非增。○日日新之謂不已。又日新之謂不住。○

能親民。乃可以作其新。能新民。乃可以成其親。親而不新。其為親也。煦煦而已。新而不親。其為新也。察察而已。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緡蠻黃鳥止於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云穆穆文王於緡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誼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誼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淵邦畿為王者之都。千里則無所不容。悉聽民之居止。此直述其詩。不加訓釋。而至善之當止。隱然寓於言外。土高為丘。隅是一角。詩言丘隅。可以避繒繳。而鳥止之。故夫子嘆其於當止處。能知其所止。可以人不如鳥者。借鳥以動人之知止也。詩咏文王。正是能止的樣子。本說明德。乃反言穆穆者。蓋其明德在隱微處。托基。最為玄默。即不識不知之意。於嘆辭。緡字從系。如絲之聯續。熙字從火。如火之光明。敬者儼若思。以敬為止。乃儼若者。常主於中也。然本體既稱穆穆。難以識認。於是從作用處指點。為人君。如四民。各得其所。猶切如傷之視。是其止仁。為人臣。如三分有二。猶率商之叛國。以事紂。是其止敬。為人子。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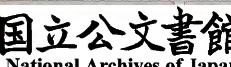
事王季能盡問安視膳之節。且靡悔之德。遙追來孝。是其止孝。爲人父。如開本支百世之業。且使武周之聖。世德作求。是其止慈。與國人交。如萬邦作孚。至於虞芮質成。相愧而反。是其止信。這仁敬孝慈信。雖有五件。總敬止之。發於君臣父子國人而隨在。異名各各指點者。要令止之易曉耳。此是歷引詩以印證止至善。而繹之者。也有斐君子。乃衛人美武公者。爾雅切治骨。磋治象。琢治玉。磨治石。合之總是已精益精之意。但既分兩項。訓骨角是脆的易治。玉石是堅的難治。琢磨較切磋更深也。道訓言。乃指詩句所言之意。學是學問。要研窮得精微。自脩是自己脩爲。要克治得瑩潔。瑟如琴瑟。其絃條理井然。最爲嚴密。憊者武猛之意。恂嚴謹貌。乃心之不散。亂慄戰懼貌。乃心之不昏惰。恂慄卽直解瑟憊者。赫乃顯盛。一身之舉動。式於九圍。喧乃大語。一言之吐露。播於四方。威者有威可畏。如望之儼然。聽其言也。厲儀者其儀不忒。如行爲世法。言爲世則。斐文貌。誼訓忘盛德。至善爲民之不忘。乃同然之感。有以深入乎人心。而不可解也。逐句還他各爲訓釋。不必互相聯絡。道學指格致。自脩指誠意。恂慄指正心。威儀指脩身。盛德至善之不忘。指格致誠正脩之造其至此。是借詩以證格致誠正脩。而繹其旨者。前王指文武君子。是有學問的人。小人是無學問的人。賢如前王之仁讓。是其賢處。做之以典仁讓。卽賢其賢也。親如前王之老老長長。

是其親處。做之以爲老老長長。卽親其親也。樂者前王之教化。使風行俗美。何等快活。樂其樂。是受享前王遺下的好風俗也。利者前王之生財。使家給人足。何等利益。利其利。是受享前王留下的好生業也。其實賢親小人亦有。樂利君子亦有。各從所重言之耳。遺澤一日在人。則人心一日未泯。故沒世不忘。此是借詩以證齊治平而繹其旨者。程朱謂兩引詩皆釋止至善。以文中原有至善義。若不將本文移置篇末作結。則自須權從程朱爲當矣。

演止至善之說何昉乎。詩言邦畿有千里之廣。惟民之所居止。詩言緝蠻其貌之黃鳥。止於丘隅之高阜。夫子讀是詩而嘆曰。鳥於當止之處。猶知其所止。可以人爲萬物之靈。而知止不如鳥乎。能止之式何如。詩言穆穆然玄默之文王。於乎緝焉聯續。熙焉光明。而以敬爲止。如爲人君。仁是至善。則止於仁。爲人臣。敬是至善。則止於敬。爲人子。孝是至善。則止於孝。爲人父。慈是至善。則止於慈。與國人交。信是至善。則止於信。蓋隨其所值。可得乎止者。而止至善不於文王昭示之耶。云何有格致誠正脩之說。詩言瞻彼淇澳之水隈。菉竹猗猗。其美盛。有文斐之武公。其德如骨之切。如象之磋。如玉之琢。如石之磨。瑟兮巖密。僖兮武猛。赫兮顯盛。喧兮宣播。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忘兮。所謂如切如磋者。言其爲學之研窮。卽格致也。所謂如琢如磨者。體之自

已以為脩治。即誠意也。所謂瑟兮僖兮者。心體毫無昏散。恂焉嚴謹。慄焉戰懼。即正心也。所謂赫兮喧兮者。身範極其晬盎。有威可畏。有儀可象。即修身也。所謂有斐君子。終不可喧兮者。言德極其盛。善極其至。民之感之者。自憶念而不能忘也。是格致誠正。脩之造其至。殆非無稽矣。云何有齊治平之說。詩言嗚呼。文武之前王。其德不能忘。前王何以得此於後人。蓋以知學問之君子。師法前王之仁讓。賢其所賢。師法前王之老長。親其所親。未知學問之小人。享前王風俗之美。樂其所樂。被前王耕鑿之澤。利其所利。前王貽澤之長如此。此以沒世不忘也。是齊治平之造其至。又非無稽矣。

商王五咸問仁。敬孝慈信。即是敬止。否答曰。然曰。如此則仁。敬孝慈信。似只指心體。不宜說向作用上。曰。本文明說為人君。為人臣。為人子。為人父。與國人交。如何不是作用。近日講書套子。件件要說到心體。且問能作用的。又是誰。若畫定存主的。纔是心。作用的。不是心。則心止管定腔子內。所謂止者。亦將局守方寸。而為頑然一死物矣。又何至善之有。○曹觀文問時說切磋。先在欲上。刮除乾淨。琢磨方在理上。脩琢完好。似說得精細。答曰。理欲原互為乘除。欲上未淨。即於理上未妥。理上未妥。亦即於欲上未淨。學脩時。總為着理欲之消長。安得分作先後兩路。恐於心學上難體會。○虞宗攻問。恂慄似即敬字之義。但文王



是自然的。武公是勉然的。當有安勉之別。答曰緝熙敬止。固是自然。恂慄訓瑟憫。乃是狀其心體之謹密。而無纖隙可乘。亦非勉強者所能。蓋此總是引詩之成語。以證首章之旨。俱就見成的說。不必論其人之有功夫與無功夫也。○劉國裕問。瞻彼淇澳。與前王不忘二段。當是證止至善。何以謂指格致誠正脩齊治平等。答曰。據今本置於各傳之前。只得要以證止至善為訓。豈知賈逵古本。原在全書之末。明是總結。則八目與三綱。皆謂歷引詩書以作證而繹之。其旨趣不更為悠長乎。

管東溟曰。大學既發絜矩平天下義竟。然後反到首章三綱領上。而通結之。恰與中庸篇首言天命之性。而終歸於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為一例。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測明明德親民止至善。雖分三項。而根本只在明明德。故復引夫子所論無訟。以作證而抽繹之。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是夫子所言。訟的人。言語虛花。全沒有一毫真心。乃無情者。使無訟。是無情的人。不敢將辭說展辯。惟恐虛言負疚。志向上十分害怕。大畏民志。即頂上無情。一直說下。蓋此句還是歇後語。究所以大畏。畢竟繇己之明其明德。而有以觸發之者。此謂知本。亦只就無訟本於畏志。泛泛論個知本。而明德為本意。自



見於言外

演知本之說。又從何昉者。夫子嘗言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夫無訟是無情實者。一對之我。即不得盡其虛辭。乃有以大畏民之志向。論無訟至於畏志如此。此謂之知本。而所謂明親至善之歸本於明德。豈漫無所證而云然哉。

商羅應垣問。此謂知本。舊講不指民志之畏。乃指已德之明。似亦直截。答曰。從來刑驅勢禁。只可使民外邊畏。到畏及其志。則感從君德。自不待言。因本文原未指出。不添贅更覺有味。

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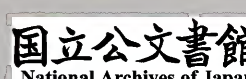
鄭康成古本此二句原在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之下乃首章結語。照此則格物致知之義已發於首章。業為收結。原未嘗亡。謂定靜安慮為發

測此謂知本。應上壹是皆以脩身為本而結之。最為貼切。復加

此謂知之至者何。蓋脩身中原以致知為盡着。乃本中之本。惟其最重。故格致功夫。上文定靜安慮得已。詳言之。既知脩身為本。則必能窮本之盡處。用格致之功。而知可至。故接以此謂知之至也。單結知至。以其為本中之獨重。而非六目之可並且以應前明明德明字。以見大學重在自明誠之意。

演惟推本於脩身。此謂知本。惟推脩身之本。而定靜安慮以格致。此謂知之至也。知既至而德之明者。不已適明之也哉。

商羅伏龍問。此謂知之至也。明似傳中之結句。六目皆有傳以釋。何獨致知無釋。答曰。此謂知之至。但有結句。無引首句。且結



句亦與各傳不類。明是首章之結語。至釋誠意。又不類正心脩身等之兩下關合。獨提誠意。若斷自誠意為始者。則致知之不立傳。似非無謂也。施惟誠曰。凡傳俱有發明。此謂知之至頂上太空。即謂定靜安慮是發明格致義。相隔太遠。恐承頂不來。曰。既是結語。乃總收通篇之旨。此謂知本句。業緊結脩身為本矣。此謂知至句。又即承知本而結通篇。豈但定靜安慮。即明明德。且相為呼應。有何隔遠難承耶。湯自新曰。八目並列。而獨結知至。謂所重在格致。有何為據。曰。八目先說平天下。乃不云平。而云明明德於天下。又推本於致知格物。首尾俱是重明。且篇中定靜安慮。若非發明格致。則與誠正脩等。未免夾混。將從何處下手。恐此義無安頓處矣。既是經文中獨發格致。則顯是專重格致。故篇首說明明德。篇末結知之至。皆意主重明。而天然相為呼應。豈得夷格致於眾目。而可代作傳為耶。

管東溟曰。或問宋儒論學。必曰知行並進。而禪家亦惡解。浮於行。今釋大學格致章中結語。全不提起力行。單拈此謂知之至也。不幾於重解而輕行乎。曰。知行何嘗相離。禪家則解先而行。後故儒者以知行並進挽之。然曰並進。則猶二之也。此是儒學非聖學。亦是賢希聖之學。非聖希天之學。聖學之所以為妙。全在合內外之道。言致知。更不必以力行補之。行在知中矣。言力行。亦不必以致知補之。知在行中矣。然聖人行無轍迹。所過者化。其所隱然獨覺。而莫可測其涯涘者。知也。知是聖學之進位處。格物之格。正含知行合一之竅。而非並進之謂也。俗儒好攻佛氏之瑕。將正覺妙覺等義。而故掃之。然則亦掃孔門知本知至之案乎。甚矣成心之碍聖學也。吳觀我曰。首篇之末。特結以知至之一言。則正以明夫全經之旨。皆歸格致。而不必更為之釋也。知格致之不必釋。而可以知傳之不必補矣。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澹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厭如字讀

測毋自欺者，不要欺瞞了自心之知。此在格致以後，固能靈知不昧，然不特賢者有之，卽看下面閒居小人見君子，厭然揜著本心，何嘗不明白可見。此知人人皆有，只爲自己瞞昧過了，所以吃緊道一句毋自欺。見誠意更無別法，只在提此自心之知作主耳。如惡惡臭如好好色，二如字直接毋自欺形狀，謂其樣子猶如惡惡臭好好色一般。凡人情他念皆有寬假，獨是觸着惡臭，便心下十分煩惱；見着好色，便心下十分喜歡。只此煩惱喜歡之念，無不罄盡，則本心便已直達。至於外邊惡臭之遠，好色之得，原難取必，總置不論。且此只就人情好惡形狀，不當以善惡相攙混也。惟本心直達，當下更無欠缺，不滿意處，故謂之自謙。謙註疏作慊，獨卽指自，乃意之萌處。以其離人單有自己，故又以獨言之。凡人當對耦時，皆知簡點，無耦便易放肆，不知自作自受。正在此獨瞞了他，落得自討煩惱；依了他，落得自討快活。故君子必慎其獨。下文引小人正發明獨之不容欺處，閒居是沒有交際人所不及見者。此時作爲不善無所不至，自道

極有趣味。及見君子。方纔露出厭然模樣。厭者。厭惡自己。覺得面目可憎。語言無味。怕將出與人看。於是揜其不善而著其善。把平時做的不好事。藏匿過了。不曾做的好事。鋪排出來。人之視已。已字。是小人自指。小人當揜著時。於人之視已。恰像把他肺肝。盡情看破了一般。乃自心覺得如此。夫揜善著不善。本爲要欺人。却又自道被人看破。而厭然之狀。已露。揜著濟得甚事。則何益矣。誠中誠字。從來俱作好字眼看。卽頂小人他行事固不好。厭然如見的念頭。却是真實。誠中形外。正指此厭然如見之念。旣已實具於中。則其情態自必形見於外。而無能復匿也。此借小人狀其本心之不容自昧。於獨更爲痛快。故復申前義。而曰君子必慎其獨。此獨不專屬閒居。卽見君子處俱是。如人面孔向着人。口裡對人說話。心中暗自思忖。人不及知。豈不是獨。曾子曰。三字。據賈逵謂大學是子思所作。則此乃引曾子之言爲證者。所視所指。只虛虛說有個所在。爲十目一齊所視着。十手一齊所指着。指視周圍森布。無一隙之空。故嘆其爲嚴。本意則實指此獨之肺肝如見。誠中形外也。惟誠中必形外。故富而有財者能潤屋。有德而誠意者能潤身。德卽指誠意。心廣體胖。正是潤身處。心體包乎天地萬物。原極廣濶。一有私僞。此心擔不出來。與人看。便被皮囊裏定狹小了。誠意的人。其心仰不愧。俯不忤。上下與天地同流。何等廣大。胖卽詩伴與爾游之伴。

乃寬舒展布。無局促拘攣之義也。心廣體胖。則正心脩身之驗。亦於此發其端矣。夫惟有德者。方能潤身。而心廣體胖。則意一不誠。正脩之功。皆從此斬絕。更無可入手處。故君子必誠其意。此章雖獨提誠意。而毋自欺句。爲致知格物收實踐之功。心廣體胖句。爲正心脩身啓馴養之路。並見相關之義。而或先或後。俱於此着力。則誠意洵爲吃緊處也。

演所謂誠其意者。當直達其本心之知。毋得自己欺昧也。其直達之狀。一如惡惡臭之不能容。如好好色之不能釋。情無不竭。乃始快足於已。而無餘歉。此之謂自謙。欺慊皆屬於自。是功夫全不涉人見。止在意中無耦之獨爲根因。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卽以小人觀之。當其閒居時。作爲不善。無所不至。將獨知之本念已盡情覆過矣。及至見君子。而後厭然疚惡之狀。覺有不能自欺者。於是揜蓋其不善。而張著其善。此時又於人之視已。却如見其肺肝然。更覺有不能欺人者。則揜著亦何益矣。此謂獨念誠實於中。則情態必形見於外。獨之不容自昧如此。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曾子嘗言十日之所環視。十手之所環指。昭布森列。其嚴密矣乎。讀此言。而誠中形外之獨。更有惕然者。大凡財多而富者。必潤澤其屋。意誠而有德者。必潤澤其身。於心則不愧作而廣大。於體則無局促而伴奩。有德之潤身。若此。皆繇誠意所致。是誠意實從悟起脩。最爲學問吃緊。故君子必誠其意。

商詹時兩問格致後豈猶有自欺而乃以毋為戒何也答曰人儘有見地高明自負能悟却不去實落用功實行終不副其所見所謂擇乎中庸而不能守者總之本心人人自知人人未必能自慊不慊便是自欺了○史乘古問惡臭好色明是為善惡作比喻何為好惡不貼善惡答曰世人惡惡好善與惡惡臭好色孰為絕無一毫之欺曰自然惡臭好好色為最真曰既如此則以二如字繫頂毋自欺形狀豈不直截痛快蓋如惡臭臭如好好色原為毋自欺作比喻若說為善惡比喻是於毋自欺處又添一層反覺寬懈矣曰若不求決去必得於好惡猶恐未盡曰若求決去必得則世間不如意事甚多何以能得自慊吃緊在喚醒兩自字不得添補致掩原文○李宗臯問此慎獨於中庸慎獨同否答曰中庸之獨根上性來乃指性體慎獨之極則為至誠學問已到盡處此之獨根上意來止是意之萌處慎獨之極亦只了得誠意乃學問中一節曰誠意之慎獨豈不必造到至誠耶曰造到至誠則意已盡化豈復誠意之可云蓋中庸重在誠故總提慎獨作主而大學重在明故慎獨止列之一節中○曹奏績問小人為不善至於肺肝如見皆謂作事敗露今何故以獨之不容自昧言答曰人之視己已字明是小人自道非真有人見他蓋其為不善時獨念決定曉得不該做但只是將他欺瞞不依此作主所以纔到君子面前獨念便不能

大學胡有講

全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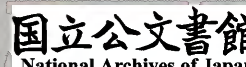
相安自己厭惡起來。只得向外邊多方掩飾。然獨念又在內慌張驚恐。道是被人覷破。可見這獨。決埋沒他不得的。若其形外。則在厭然揜著看出。有此情態。自難逃於識者。但此為闡明誠意。惟狀獨之不容自昧。最要緊耳。○張右民問。十日十手。明指獨之不容自昧。何故要虛說。答曰。此引曾子平日之言。總是狀其指視之。最衆以警惕人。原未說定何處。究竟不外一獨。而或自己驚疑。或被人覷破。惟虛說則俱可該得。○方之瀚問。心廣似明說正心。體胖是明說脩身。何謂發其端。且此是釋誠意。何為預及正脩之驗。答曰。心廣止能致廣大。未必盡精微。正心則精微兼盡矣。體胖止於睟面盎背。未必周旋中禮。脩身則周旋悉中禮矣。其驗原自有別。蓋誠意承致知而為心身啓鑰。功夫實相貫串。故正脩之效。雖未畢彰。而亦已漸露。要非判然兩截。○俞忠宸問。世亦有誠意而不致知者。如子路錯認衛事。自甘一死。然其心實未嘗有欺。答曰。然此所謂好信不好學。其蔽也愚。然夫子嘗教以勿欺。則強不知為知。終亦脫不得自欺。繇此以推。凡實行精嚴。而見地未徹者。其於誠正脩處。恐未可自信為極則也。

管東溟曰。有聰明曠達之士。或預聞於聖學。或參契於禪玄。觸發性靈。漸入真境。亦庶乎其知止焉者。而偽根未拔。世味轉深。反以其圓通無礙之宗。滋長其徇外為人之念。聽其言。見道之言也。驗其行動。動衆之行也。而察其心。則自欺之心也。故大學於物格知至之後。尚嚴慎獨之防焉。○獨以無對為義。即中庸所謂未發之中。一分於善惡。即有對矣。局名為獨。曰善惡有對。而

好惡之真則獨體也。觸於善惡而好惡之真幾迴露。真幾雖露而一有自恕之心。獨亦漓矣。至於毋自欺必自慊而慎獨始無滲漏也。○謙之讀慊。正如說之讀悅。吳觀我曰。意能分別物我而馳於二。亦能比度物我而反於一。能對境生情而增其妄。亦能因言得旨而悟其真。能以後念持前念而益其迷。亦能以後念破前念而損其執。心之所以即聖而凡者。以其有意也。罪之魁也。心之所以轉凡而聖者。亦以其有意也。功之首也。物非意不格。知非意不致。心非意不正。身非意不脩。民非意不親。善非意不止。○閒居非獨處也。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其閒居之謂乎。夫物我之妄心。無時而不用。誠意者用慎獨之照心以破之。一念不用於照則一念用於妄矣。念念不用於照則念念用於妄矣。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脩身在正其心。身如字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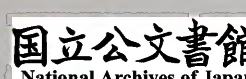
從心之虛中順應。而從身之血氣偶動也。四者原人情所不知。但有所忿懣。則未免着於忿懣之相。而不能還返於虛。不得其正。直頂上文忿懣。便不得其正矣。不必添入心字。下三句亦然。此在能誠意者。執心未化。正是其有所處。然即以常人泛論。亦無不可。懣乃怒之忍。而不得達者。忿懣者氣鬱。恐懼者情惕。憂患者慮深。好樂則悅慕。而且暢遂矣。心不在焉。因忿懣等偏於所發。心隨之以有着。而失其虛中之宰也。凡目視耳聽口食。皆藉心照管。方能知覺。今心既不在。則顧彼失此。視不見。聽不聞。食不知味。自是實事。此歷數其受病之處。只在一所字。病既明。而發藥有不待言者。蓋虛虛狀。個心與身相關之切。以見脩之



必因乎正也。若實落用正之功。則未經道及。

演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何也。人從氣質上起念。身有所忿懣。則忿懣以有着不得其正。身有所恐懼。則恐懼以有着不得其正。身有所好樂。則好樂以有着不得其正。身有所憂患。則憂患以有着不得其正。因忿懣恐懼好樂憂患。引其心而不在焉。則百體誰為覺察。將目視而不見色。耳聽而不聞聲。口食而不知其味。一身舉動。悉茫然矣。心與身相關之切如此。此謂脩身在正其心。

商王純臣問。身本蠢然無知。何以能忿懣恐懼好樂憂患。答曰。身無知。即藉心以為知。心為氣質用事。便不是心之本然。故屬之身。劉邦彥曰。身既藉心為知。則忿懣等亦即是心何為不得其正。不指心說。曰。玩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從忿懣一直讀下文。氣乃順。插入心字。不免添補。且心之不正。惟就所發處。方纔有可指點耳。李佐曰。下文緊接心不在焉。若不得其正。指忿懣等。則意不直承矣。曰。因所發之有偏。而知所存之失主。其意正爾相承。○倪嘉元問。忿懣等既從身起。即是不得其正。何為又重所字。答曰。所乃方所。若無所。則雖從身起。形色即是天性矣。故心所最為大病。○吳士文問。忿懣等既因身而不正。則從心起者。必得其正矣。當是如何。答曰。在心則如發憤忘食。便是忿懣。君子以恐懼脩省。便是恐懼。好之者樂之者。便是好樂。君



子有終身之憂患其不能也。便是憂患。凡此即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和即正矣。閔兆祥曰。如此恐未免作意說不得正心。曰發得自然而然。即屬之心。如夫子本毋意而亦發憤忘食。豈不是心上作用。○李浩問。不見不聞不知味。還是視聽食失其理。若謂真實不見不聞。恐無此事。答曰。嘗聞先輩有專心讀書者。家人食以糖糕。彼以糕餽墨而食。不知其非糖也。安得謂無此事。本文原只說視不見聽不聞。失理嫌於補贅。○邢士俊問。畢竟正心當有功夫。如何樣去做。答曰。心上最難着力。纔着力便是意。惟從誠意後。養未發之中。以化成心。調已發之和。以消執念。是乃正之功也。傳者止欲發明身心相因處。故此不之道及。

遂至誠正脩齊治平之功夫。亦豈能當下纖毫無漏。故但以定靜安慮四字形容其性境而已。定含誠。誠之漸也。靜含正。正之漸也。安含脩。脩之漸也。慮含齊治。均平皆其漸也。其得乃知至新明德與新民合。然後知止之學竟。則所謂知終終之也。聖學之成章後達。亦於此乎可見。若謂定靜安慮是誠正脩齊治平之別名。則頭上安頭。既非義。然謂誠正脩齊等義。與定靜安慮不相應。又近於節外生枝。一心可出兩境也。亦非義。○按八條目中。格致二目為虛位。其義貫乎誠正脩齊治平之間。誠正脩齊治平六目為定名。其功全在格致。格致雖二目而實一事。既先乎意未誠心未正之初。而托始復後乎國已治天下已平之日。而要終者也。明德新民止至善之道。俱攝焉。

吳觀我曰。有性德。有脩德。有成德。性統宗而一致。德時出而異名。周禮之言智仁聖義中和也。孟子之言仁義禮智也。皆所以名性德也。好學近乎智。力行近乎仁。其脩德之謂乎。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其成德之謂乎。依於性德而起脩德。依於脩德而證成德。依於成德而完性德。即一即三。非三非一。大學之明德。語性德也。性德之名。何此非彼。何彼非此。何多非一。何一非多。明也者。智之異名也。周禮之名性德者六。而明統其始。孟子



之名性德者。四。而明要其終。顯諸仁而為親民。藏諸用而為止。善在凡不減。處聖不增。非獨隆。賤非獨殺。一而已矣。○明德者。靈知也。明明德者。真知也。靈知之謂性。真知之謂悟。靈知逐境而妄知生。妄知返原而真知啓。依靈起妄。破妄即真。○問德本明也。安用明之。德非明也。安能明之。曰。如日舒光。光還照日。悟真之明也。明其本明而德體不增。如水凝冰。冰還成水。破妄之明也。明其不明而德體不減。○血氣之屬必有知。凡有知者必同體。天之民也。對身而曰家國天下。身也。民也。皆明德中所現物也。外民於身而拂之。則靈知蔽于形骸之小。如在塵鏡。一物不容。通民於身以親之。則靈知包乎宇宙之大。如無塵鏡。萬物皆備。○知者止之光。止者知之體。非二物也。知者明也。止者誠也。誠之為物。在聖不增。處凡不減。然而能使凡之為聖者。非誠也。明也。器用者空。而空不能為器。人弘以道。而道不能弘人。○有定者。有不定也。蓋有知其所止。而志奪於攻取。氣阻于怠荒。神馳於離合者矣。惡乎定。定者。於一切物。一切事。一切時。常觀不二。無有動轉。乃至造次顛沛。無有散亂。不生疲厭。如舟逆流。篙櫂相率。惟念直前。更無餘想。○物我乍泯之謂靜。動亂永息之謂安。如器中水。置之安處。雖有餘滓。不能濁亂。隨緣逐境。兀兀騰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顛沛。必於是。此之謂也。

心體也。又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此心體也。忿憶恐懼好樂憂患。乃意中之根塵耳。大學以之言正心者。何。曰。此承致知誠意之後而言。悟境猶存。而我心未盡。不無忿懼憂樂之心。所焉。皆意根為之障也。蓋纖塵未化。即與天地不相似。而心非其心矣。安可謂知己致意也。誠而忘所事哉。下章以親愛賤惡之辟言身不脩亦此意也。○即忿憶恐懼以正心。則可就忿憶恐懼以求心。則不可。心之體當求諸忿憶恐懼所不可遷之地。亦不可泥方寸之地而求心也。內典謂山河大地及我心。我身。俱妙明真心中物。又謂不思善。不思惡。時是本來面目。最善狀心者。

吳觀我曰。心之知。動於好惡之意。而有忿憶恐懼好樂憂患之異名。內舍於身。而外達於家國天下。身也者。好惡之根也。公好公惡者。借身以發機。故即有還無。而心得其虛靈之正。作好好作惡者。緣身以起見。故自無適有。而心繫於偏倚之鄉。正心者。正其忘身之心而已。脩身者。脩其從心之身而已。是故益之而損者。有身之病。監也。損之而益者。治世之醫王也。大學一書。多標對治。脩齊二釋。直指病原。識病不識治者。有抱薪救火之虞。識治不識病者。有斬草遺根之患。此身有之身。善乎其言正脩也。更之曰心。是亦不可以已乎。○四凶之誅。忿憶而無所忿憶。勝

予之戒。恐懼而無所恐懼。三握之勤。好樂而無所好樂。澤水之
 警。憂患而無所憂患。何則。因於民而不生於身也。不生於身而
 身嘗有於心哉。心無在。故無不在。身無為。故無不為。有而無
 者。心之用也。如鏡照萬象。而一空之相。恒如無而有者。心之體
 也。如鏡涵一空。而萬象之性。以具。即用證體。有為之應迹。全超
 體妙用神。無念之靈。知普照。不偏不倚。時措時宜。正也。脩也。寧
 有二道乎哉。問周子以主靜立人極。程子見人靜坐。即歎其
 善學。正心者。可不是務乎。曰。主靜誠可以立極。而所謂主靜者。
 非但以靜坐為事也。靜坐雖可以入道。而所謂靜坐者。非但以
 排遣為功也。何則。有托於家國天下之身。斯有交於家國天下
 之事。行有餘力。則靜坐以涵養之。勿失其時而已矣。離事求靜
 則偏於靜矣。奚其正。且夫見我之有畔。援忻美而遣之。以靜見
 物之可畔。援忻美而排之。以靜。此動因。非靜因也。假令久久得
 靜。正如巨石壓草。石下潛滋。當其靜時。似有歸着。及至應物。猶
 然故吾。君子奚取焉。君子之於靜也。不求妄心之不生。而求照
 心之相續。於念念中。常自觀察我之所以無我。與物之所以為
 我。而此觀察之心。亦復觀察。知無有我。明明堂堂。正正為
 敬。畏得間熟。從間熟得脫洒。從脫洒得圓融。從圓融得混合。夫
 是之謂攝動以主靜。然則絜矩之道。非但用之於動。而亦用之
 於靜矣。立極之道。非但主之於靜。而亦主之於動矣。靜之所得
 出。動以鍛鍊之。動之所得入。靜以保任之。以明契止。雖止而不
 晦。其明以止發明。常明而不失其止。此大學之格致誠正。所以
 不在家國天下之外。而大學之脩齊治平。所以不在定靜安慮
 之外也歟。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
 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
 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
 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測人之其所人字。乃通論人情之訓。往猶言向着這一邊去。辟
 則加於彼而有偏矣。親愛是情。相洽者。賤惡是不肖者。畏敬是

分相臨者。哀矜是失所者。敖惰是不必加禮者。此五者一家之內。難定屬那一等人。亦有一人而兼有幾件者。親愛畏敬哀矜是好。然其人豈無惡處。賤惡敖惰是惡。然其人豈無美處。人只因辟了。見得這一邊。便不見得那一邊。故好知惡。惡知美者。天下鮮有。深嘆平情之難也。碩訓大引諺。不但證好惡之辟。正以人情之最切者。傲醒之人。只要道子好。便惡也。一味護短。不曉得。人只要嫌苗惡。便碩也。一味過望。不曉得。目前極易見的事。尚然如此。此章不說身如何不脩。家如何不齊。惟將情之出乎身而行乎家者。歷狀其偏。受病只在一辟字。而不脩不齊之相。因已自昭然於言外。

演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何也。常人之情。一之於其所親愛。便偏於親愛而辟焉。一之於其所賤惡。便偏於賤惡而辟焉。一之於其所畏敬。便偏於畏敬而辟焉。一之於其所哀矜。便偏於哀矜而辟焉。一之於其所敖惰。便偏於敖惰而辟焉。故好是人而猶知其惡。惡是人而猶知其美。能不至於辟者。其用情甚難。舉天下鮮有矣。故俗諺有言。常人喜於子善而莫知其惡。患於苗敗而莫知其碩。目前極易曉事。尚且有蔽身之接於家者。若此。安望其以脩而得齊哉。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商史起夔問。正心後。何以有好惡之辟。答曰。辟非必作意。乃其人應好應惡。而無心中。或稍踰其則。蓋學問雖已深造。而無始

來習氣最難盡除。故正心者亦恐未免。然既云人之其所。即就人情之通弊論亦可。不必拘定在正心後也。○王師濟問之其所句。時說謂之字。即辟字意。着力還在之字。答曰。如此則當云人之其所親愛焉。之其所賤惡焉。何必又贅一辟字。○孟師尹問。脩身即可齊家。何以大舜猶有傲弟。有不肖子。答曰。處置得宜。乃所謂能知其子之惡。正不妨於齊家者。

吳觀我曰。忿懣恐懼好樂憂患。好惡之見諸事。而通家國天下之人者也。事必本諸身。故於正脩之釋發之。而帥民之仁暴。於是乎分矣。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敖惰好惡之加諸人。而成家國天下之事者也。人莫親於家。故於脩齊之釋發之。而用人之得失。於是乎判矣。合之非一。析之不殊。舉一隅以三隅反可也。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眾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與。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已而后求諸人。無諸已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測教人之人指國人不出家。是身不出家。成教則未嘗無條教之頒。所以能成就者。全繇家之率教爲榜樣也。下三句正解此。孝者所以事君也。事君時即將此孝親的去做。更不必別用一法。弟與慈亦然。引康誥獨發慈以使衆。因此章爲治國設較重。在使衆耳。康誥曰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是言保民如保子母之於子。將此心真切去體貼他。則啼笑之間必有彷彿其所欲者。此繇心以誠通。無假於學。就慈幼而使衆可類推矣。彼此一體爲仁。先後有序爲讓。典是國人效家之所爲而興起也。貪則只要自討便宜。不管人吃虧。與仁反戾。則只像自意行去。不顧人不堪。與讓反作亂。亦效其貪戾而相爲爭奪也。機者弩之發動處。撥指於此。破的於彼。一發便往。是借來形容字眼如此。指着典仁興讓作亂。言機括之迅速不爽。是這等樣的。此謂二句引成語爲證。復引堯舜桀紂而推本於所好。卽誠求之意也。有諸已指仁讓。無諸已指貪戾。是所好者求諸人。亦教之仁讓。非諸人亦教之毋貪戾。是所令者。以此律已。卽以此教人。謂之恕。我之所告戒爲人之所明曉。謂之喻。藏身不恕而能喻人者。必無之事。正與前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相顧而意更明切矣。故結以治國在齊其家。章內許多字面。分之爲孝弟慈。合來是仁讓。再合來是仁存之。卽爲誠。推之卽爲恕。只是一件。蓋惟誠乃根於所好。方能以恕爲令。其教人仁讓以盡孝弟慈。自

無乎不中。而人人皆喻。一誠求足以貫之者也。三引詩乃咏嘆前義。宜其家人。詩中本屬女子。而釋詩則就治國之君子言矣。宜家人。宜兄弟。與之相合宜也。其儀不忒。表儀處不差忒。卽足法之意也。三詩只正是四國句指國。其餘皆單指家。而作者推及於國。正見教國卽在教家中。已寓復言。此謂治國在齊其家。單就三詩以結之。

演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何也。蓋其家不可教誨。而反能教誨國人者無之。故君子身不出家。而自成其教化於國。何以明其然。孝於親者。卽所以出而事君也。弟於長者。卽所以出而事長也。慈於幼者。卽所以出而使衆也。方法原無兩樣。卽以慈觀之。康誥言如保赤子。大凡爲母者以其心真切求子之欲。雖不盡中。亦相去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夫者也。赤子無知。尚可以誠求。而况國人哉。一家藹然相親而仁。自一國效之。皆興起於仁。一家退然相遜而讓。自一國效之。皆興起於讓。一人貪而不仁。戾而不讓。一國皆必效其貪戾。至於相爭而作亂。其機括之捷於響應如此。此謂一言之失。卽以僨敗其事。一人之得。卽以安定其國。自古如堯舜倡帥天下以仁。而民卽從其仁。如桀紂倡帥天下以暴。而民亦從其暴。桀紂何嘗不令民爲仁。但其所出令。反其所好尚。民只從好而不從令。是故君子有仁讓於已。而后以其有者求諸人。無貪戾於已。而后以其無者非諸

人此乃推已之恕。民皆昭然可曉。若所藏蓄乎身不恕。而能曉喻諸人者。決未之有也。正所謂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治國在齊其家。詩言桃夭。天其少好。葉蓁蓁。其美盛。之子于歸。往嫁。必宜合其家人。夫惟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使皆宜其家人。不特此也。詩言宜兄宜弟。夫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使皆宜兄宜弟。又不特此也。詩言其儀不差忒。乃表正是四國。夫惟其為父為子為兄為弟者。足以為人之法則。而后民之為父子兄弟者。取法之也。卽三詩觀之。而齊治相因之理。不有更相倡和。而諷詠不窮者乎。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商契世基問。孝卽所以事君。乃以王祥之孝。而身事二姓。何如。答曰。事君時。須將孝去用。若置之不用。則理雖一。而人自岐之矣。如能愛已子。而不能以愛已子者。愛民亦此類也。○王熙章問。堯舜帥天下。似論及平天下。何以入之治國章。答曰。有諸已。無諸已。藏身不恕。皆就切身處言。則所謂帥天下。原指身之所倡帥。未便及於天下。民從似卽親炙所帥之民耳。於治國亦說得去。若論天下字。則天下章內。又有長國家者。彼此原可通用。不必拘拘也。○狄秉謙問。如桀紂之君。其求人非人。必顯然不恕。何謂藏身不恕。答曰。以所好對所令。則令播之天下。而好藏於一身。卽謂之藏。非必藏匿不露也。然世有內多慾。而外施仁義。則藏匿意亦不盡無。

吳觀我曰。民之取法。國治在家齊之後。身之作法。治國在齊家之中。是故明明德于天下之效。可以漸收。而明明德于天下之欲。不可以不頓發也。明明德于天下之事。可以漸被。而明明德於天下之道。不可以不頓脩也。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

不慎。辟則為天下僂矣。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於殷。

勿道得眾則得國。失眾則失國。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

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舅犯曰。亡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逆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

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命如字讀

測平天下實事專在老老長長恤孤三句，正是明明德於天下處，而明德有同然，須要絜矩以與民同好惡，故言好惡之公私，而結以得衆得國失衆失國，是以民心之向背言得失，絜矩在理財，故言理財之公私，而結以善則得，不善則失，是以主德之純疵言得失，絜矩在用人，故言用人之公私，而通結以忠信則得，驕泰則失，是以君心之敬肆言得失，一步警切一步。然理財貴於生，故又論生財之大道，用人戒於聚斂，故又論聚斂臣之菑害，是理財復關乎用人，而實總歸於絜矩者也。上老老長長恤孤，根上文治國來，乃指上之施於下者，不在家言，但下文有絜矩，尚要推開，則此止虛論上施下感之情，要未實舉其事。

耳。老老謂安養其年高者。長長謂優禮其分尊者。恤孤謂撫恤其年幼而孤獨者。民者廣衆。盡人皆然。興孝興弟不倍者。因上之所感觸。皆興起其老老長長恤孤之念。正如石中之火。一擊便現。卽此見明德人所同具。與我無異。因我以知人。用此方法推去。無處不合拍。是以君子有個絜矩之道。矩乃爲方的法則。疑類今之角尺。絜者謂圍束之。將這矩周圍度轉。物之方者。六面皆平。故遍舉上下前後左右爲天下。最廣濶須遍處絜到。乃無遺耳。如人不能知下之情。但把所惡於上的看來。便是使下的方法。則毋以使下。人不能知上之情。但把所惡於下的看來。便是事上的方法。則毋以事上。前後左右皆然。此分明畫出一絜矩模樣。故絜接此之謂絜矩之道。乃證明前義絜矩似卽格物。上下前後左右卽是物。亦卽盡乎天下。絜此矩而所惡反觀。知上下前後左右之情同。卽格物也。絜此矩而所惡弗施。使上下前後左右之各得。卽平天下也。但格物所該者廣。而絜矩止就平天下一端論耳。此正是明明德於天下。爲通章最緊要處。下文公好惡而理財用人皆爲此也。這好惡能絜與不能絜。關係非是小可。故引樂只之詩。要將父母字挑醒。民之好惡。我卽好惡之。是我與民合成一個。而愛民如子。故謂民之父母。又引南山之詩。要將師尹挑出。有國來見師尹尚爲民具瞻。有國者其好惡更不可不謹慎。一辟便爲天下僂了。此處好惡之利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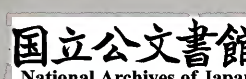
猶分說復引文王之詩合斷之道字俱訓言得衆得國頂上同好惡而爲民父母卽未喪師之配上帝者失衆失國頂上好惡辟而爲天下僂卽已喪師之當監者二則字文氣甚緊纔得衆便得國纔失衆便失國畧無停待正見峻命不易之意民心向背其機如此是故君子先慎乎德看是故二字緊頂上文原無分截德卽是絜矩之矩慎卽有國者不可不慎之慎一念稍肆絜處便不周徧故君子他務未遑急急慎德有德則得衆此有人有人則得國此有土此二句猶是頂前得衆得國說來有土則率土所出盡入朝廷貢稅此有財有財則府庫所藏悉繇朝廷經費此有用惟人土財用必因乎德故斷其德爲根本財爲末節譬之樹然根株既固枝葉自茂兩者原相因若外本內末是將德置之身外財歛之身內本末反倒置矣爭民施奪者爭利於民而施之以奪也旣奪其有則誰肯歸心民散意已隱然言外遂接以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民與財必無並聚者然財聚亦就一時言之究竟未有不散悖出意又隱然言外遂接以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債悖而入者亦悖而出空言尚且要報實利豈能甘心財之散可斷其必不免者引康誥惟命不於常又以用財之利害合斷之善則得頂上慎德而人土財用相因不善則失頂上外本內末而民散悖出此亦有二則字畧無停待以見天命不常之意夫天命得失一係於君德

善不善可見人君當寶善而外此無足寶者故隨引楚書舅犯之所論寶者說去楚書王孫圉答趙簡子白珩之問者惟善爲寶謂觀射父能作訓辭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也舅犯重耳之舅狐偃因秦穆公諷以得國而教之相答者仁親爲寶謂親死不得與於哭泣而思盡仁孝也觀兩言無以爲寶似於理財合惟善以爲寶似於用人合獨仁親句兩無所屬總因成語寶字相連帶說蓋繇理財暗過到用人斷而不斷藕斷絲連之法也秦誓秦穆公悔不用蹇叔之言作誓以告羣臣者斷斷是斬釘截鐵絕不粘帶卽無他技模樣休休書作德心逸日休是樂易和美之意如有容者要說他有容先爲摹擬之詞技是有才者彥訓美聖訓睿是有德者不啻若自其口出謂口中非不十分讚揚其心中所好吐露難盡不止若自其口之所出也寔能容之正應轉如有容因休休心事難以一句道盡故如此形狀之耳尚亦有利者謂其利不特在我一身雖至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甚言其遺澤之遠也娟是妬疾是病人有才技與他何與他眼中恰似形賽了短處利害切身深加憎惡人之彥聖彼視爲冰炭違背不合多方阻抑使不得通達子孫黎民亦曰殆哉亦甚言其貽害之遠也此兩種人一可好一可惡誰不知之然惟獨仁人以天下爲一體視小人害人者真如芒刺在身拔去始快故必放流之恐其到處害人直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止

言惡人則好人自在言外。不必添贅。此謂二句引成語作證。能好能惡。謂盡其好惡之用。而不留餘力也。命是以賢才升進。委之氣數。全不自做主張。過是待不肖優容太恕。不得其宜。此正是不能好不能惡。反跌以見仁人之獨能耳。甚至好惡全與人相反。是謂拂逆人之性。菑必逮夫身。所謂辟則爲天下僂者。此矣。是故君子是故字直從前面絜矩收來。大道卽絜矩之大道。中心不偏之謂忠。乃吾之本心也。言在人傍之謂信。謂言之不欺。亦卽心之不欺也。忠則能以誠求。而中乎人之欲。信則能以好令。而喻乎人之心。所好所惡。無不與人心相通。故得此大道。驕者氣高而凌人。泰者志滿而恣已。凌人則人所不堪者。儘力施去。恣已則已所欲爲者。縱情做來。所好所惡。如何與人心通得過。故失此大道。忠信卽頂上能好惡之仁者。驕泰卽頂上好惡之拂人者。此亦合斷。而加一必字。乃決言非忠信不得。非驕泰不失。兩念實相對待。以平天下之大道。而止決於君心片念之間。章內雖三言得失。此獨爲究竟一着也。然絜矩之大道。又豈外於理財無財。則無物以公好惡。而絜矩亦難行矣。財不可聚而不可不生。故說有個生之之大道。生之者衆。凡驅遊惰之農闢土開荒。及山海禁弛。桑麻廣植。俱是食之者寡。凡朝無倖位及無事冒食者。槩抑塞焉。爲之者疾。凡三時不害及田畷勸農。督促他上緊去做。用之者舒。凡朝廷匪頒宴饗。閭閻冠婚喪

祭俱有定式定時。不使急急用盡者。財足通君民言。以財發身。謂攘了財。發起其身。乃財散而民有父母之戴者也。以身發財。謂攘了身。發起其財。乃財聚而身為天下僂者也。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是決言仁者之必能發身。而終事享財。則又見財之不終無者。凡上以一體愛下為仁。上愛下。下亦必愛上。換文為義者。分之所宜也。好則各出於真心。而不容解。非徒為報施要結者。事者所令民之事。如生眾為疾之類。民皆樂趨而完成其事。故未有不終者。府庫乃所生之財。見輸於庫藏。必無悖出。常可安享。故未有非其財者。然理財不當。皆繇於用非其人。故引孟獻子之言。以為戒。畜馬乘是士。初試為大夫。馬四疋為乘。不察者不諳其孕字之方。伐冰之家是卿。大夫以上喪祭用冰者。百乘之家。是有采地而自賦於民者。聚斂之臣。剝百姓之財。盜臣竊君之財。故寧舍彼取此。以利。即前用聚斂之臣。以義。即前好義。而好仁亦攝於其內。下文正發明之。小人巧於彌縫。人主但見其聚財。不知其歛怨。故以為善之。至於天留人害。並至。而善者亦難施挽回。則噬臍何及矣。此方明說用小人聚斂之害。而上文好義。以致終事享財之報者。愈相形而見也。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兩言此。謂前虛後實。而意只一樣。以理財歸結於用人。蓋用人為理財而設。而理財又為絜矩而設者耳。

演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何也。國與天下情本相同。如上能
 養年高者而老其老。民即興起於孝親。上能敬分尊者而長其
 長。民即興起於弟長。上能撫年幼者而恤其孤。民亦即恤孤而
 不倍乎上。可見明德人人同具。度之皆合。如為方之矩。然而可
 以絜度乎物者。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絜矩何如。人情不觸
 於已之所惡。恒逆施於人而不覺。如觀所惡於上。即知使下之
 矩。絜之而毋以使下。觀所惡於下。即知事上之矩。絜之而毋以
 事上。觀所惡於前。即知先後之矩。絜之而毋以先後。觀所惡於
 後。即知從前之矩。絜之而毋以從前。觀所惡於左。即知交右之
 矩。絜之而毋以交於右。觀所惡於右。即知交左之矩。絜之而毋
 以交於左。所惡周圍絜遍。則面面皆方。無處不平。此之謂絜矩
 之道。詩言可樂只之君子。能為民之父母。君子何以為民父母。
 正以能絜矩。而民之所好。我即好之。民之所惡。我即惡之。真愛
 民如子者。此之謂民之父母。詩言節彼高峻之南山。維石巖巖。
 其可畏。赫赫高位之師尹。民具以爾為瞻仰。師尹不過有家尚
 係民具瞻。有國者更不可以不慎。好惡一偏辟。則為天下弑僂
 矣。詩言殷之未喪師。眾曾克配乎上帝。繼此宜監視於殷。天之
 峻命。不易保守。此言好惡同民。而得此師眾。則為民父母。即以
 得國好惡一辟而失此師眾。則為天下僂。即以失國。民心之向
 背。其關係有如此者。是故君子他務未遑。先慎乎絜矩之德。有



德則得衆。此有人。有人則得國。此有土。有土則任土作貢。此有財。有財則量入爲出。此有用。繇斯以觀。德者能致乎財。乃財之根本也。財者惟因乎德。乃德之末節也。若外本內末。舍德而財是務。是爭利於民。施之以奪矣。民其肯係心我哉。是故財積聚於上。則民解體而散於下。財布散於下。則民歸心而聚於上。究竟民旣散矣。財亦豈能獨聚。是故言以悖理而出者。亦以悖理而入。貨以悖理而橫征入者。亦以悖理而劫奪出。康誥言。惟天命不於常。言慎德而善。則有人。有土。得此天命。外本內末而不善。則民散。悖出。天命卽失之矣。君德之純疵。其關係又有如此者。則人主舍善。更安所寶哉。楚書言。楚國無以白珩之玉爲寶。惟觀射父左史倚相之善人。以爲寶。舅犯言亡人。無以得國爲寶。惟仁孝乎親。以爲寶。秦誓言。若有一个臣。斷斷斬截兮。無他技能之粘帶。其心之休休焉。和美難以想像。其如有容焉。於人之有才技。若自己已有之。人有彥美聖睿之德。口中雖極加讚嘆。其心好之。尚不啻若自其口出。蓋真寔能容之。非獨我一身受其利。以此能保我子孫黎民。極其久遠。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妬疾痛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背之。俾其阻抑不得通達。蓋真寔不能容。非獨我一身受其害。以此不能保我子孫黎民。極其久遠。亦曰殆哉。惟仁人以中國爲一體。恐此不能容之。臣爲之肆害。必放流之。迸諸四夷之遠。不與同居中國。惟其愛人情。

切自用惡不容少恕。此謂惟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古訓良不虛者。若夫明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推讓之先。是聽之於命也。明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放流之遠。是失之於過也。豈得爲能好能惡者。甚至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逆人之性。而人情尤所難堪。菑必逮及夫身矣。惟好惡必同於天下。是故君子有絜矩之大道。必忠信而盡已。不欺人。方好惡能通。乃以得之。驕泰而凌人。恣已。卽好惡相隔。乃以失之。君心之敬肆。其關係又有如此者。而大道寧能廢財。卽財亦有生之之道。人無遊惰而生之者衆。餼無冗蠹而食之者寡。急於耕稼而爲之者疾。緩於典作而用之者舒。則凶荒可以無患。上下之財恒足矣。仁者本不爲身。惟公其財於天下。而民自愛戴以財去。發起其身。不仁者本以爲身。却不顧菑之我逮。而一味歛財。以身去。發起其財。世未有上好仁。以真心愛下。而下不好義。以真心戴上也。未有好義於君。生財之事。不急於樂趣。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所貯之財。悖出爲患。而非其財者也。彼發身之仁者。又安患無財哉。孟獻子言。大夫畜馬乘。不諳察於雞豚。卿大夫伐冰之家。不畜牧乎牛羊。總之食君之厚祿。卽不當侵民之微利。有采地百乘之家。其祿愈厚。不當畜聚歛之臣。與其有聚歛之臣。侵民之利。寧有盜臣。侵已之利。此謂國不以聚歛之利爲利。以民好之義爲利也。何者。長國家而務財用者。豈人君

大學海言
自爲。必自小人引導之矣。彼但見財聚於上。以爲善之。殊不知
小人之使爲國家。歛怨日深。天菑人害。一時並至。事壞之後。雖
有善者。亦難施拯救。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聚歛之利爲利。
徒受菑害之至。而以民好之義爲利。坐享府庫之安者也。能用
人方能理財。能理財方能絜矩。至於絜矩。則老老長長恤孤。各
得其所。而天下平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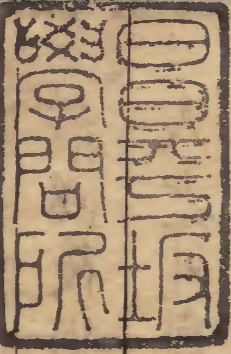
商陸鳴時問。前章論脩齊治。皆就身與家。家與國。兩相關處發
明。平天下。獨不然者何也。答曰。國與天下。地勢雖有廣狹。設施
更無兩般。只要克拓得開。其義在絜矩二字內。是該之矣。○唐
時雍問。平天下者。原爲要明明德於天下。章內教民之意。何以
反畧。答曰。教則老老長長恤孤。已具道之矣。至於絜矩而上下
前後左右之遍達。豈非欲盡天下皆明其明德耶。何得謂之畧。
曰。畢竟下文理財獨詳。似養之意居多。曰。子以人之老老長長
恤孤。何所事事。不過令其父兄子弟。咸飽暖安逸。而各各得所。
非財則俯仰不給。室人且交謫矣。何以得盡夫孝弟慈。爲人上
者。而不使泉貨流通。上下交足。又以何物爲之導民。但在小術。
離教以爲養。而在大道。卽養以爲教。其老老長長恤孤。直貫於
生衆食寡。爲疾用舒之中。至於生財而上好仁。下好義。則明明
德於天下之效。殆不離財而見一班矣。○張殷甫問。老老長長
恤孤。分明卽是孝弟慈。何以不指在家言。答曰。正爲不說孝弟

慈而說老老長長恤孤。故有不同。孝則孝吾親。弟則弟吾長。慈則慈吾幼。是皆行於家者。若老老長長恤孤。則泛指人之老而吾老之。人之長而吾長之。人之孤而吾恤之。不必屬在自己。且彼以齊家起治國。此以治國起天下平。意義原各有所為。○柴世堯問。絜矩從來解作推心。未有以格物解者。不知有何證據。答曰。絜矩原是借用字法。非有實義。就本書尋一證據。只有正心。並無推心。未免添出。惟格物則為本書第一義。本文上下前後左右。俱是物。而格字與絜字。又俱有推廣之意。適相符合。乃天然之解。不煩增釋者也。張有譽曰。既如此。何不直說致知。而又另立絜矩名目。曰。此為平天下而設。天下極廣濶。上下四旁。一處不到。卽不得其平。惟矩則有個準。則可絜。能處處取平。若物乃待矩取方。正不容違於矩者。且格物止於明了。而絜矩則見之施行。雖同而亦不盡同也。○楊初復問。解絜矩處。何以不說所好。獨說所惡。答曰。好者情順。惡者情逆。順則安受而相忘。逆則不堪而易覺。此單要動人知覺。方會推廣得開。故獨就所惡處說。○洪度問。先慎乎德。特說俱指格致誠正。今何只以絜矩言。答曰。德字只是有得於心。其淺深自難執定。如明明德。指格致誠正。德潤身。指誠意。此德又指絜矩。各隨本章文義為證。然絜矩又安在非格致誠正中來。○方士亮問。德者本也。二句。舊說德為平天下根本。所當專務。財為平天下末節。不足計較。

乃重德輕財之意。今謂德為財本，財為德末，似說做一致的，不甚有低昂了。答曰：此是好看話，其實未真心去體貼。今如平天下者，要德慎些甚麼，不過絜矩，即絜矩絜些甚麼，不過以財公之於民，而不奪其所有，即此便謂之德。是知本與末，雖有重輕，其實不是兩個。○吳德鑑問：財散若將君上的散與百姓，恐不免為驩虞之政。答曰：不但驩虞亦恐難乎為繼，此只是朝野間泉貨流通，不壅積帑內而布散於天下，即謂之財散耳。○羅伏龍問：仁者能愛人，固也。惡人亦屬之仁者，恐不類。其義若何。答曰：能愛能惡，總繇一體之愛上生來。其人能推廣吾愛，則愛之自不容釋；其人妨礙吾愛，則惡之自不容貸。若優容小人，至於作奸肆虐，流毒生靈，則豈非以小不忍成其大殘刻哉。故昔人云：一家哭，何如一路哭。仁者之用心，當是如此。○徐時泰問：泰字論語俱作好字義，此何以與驕並言。答曰：泰惟與驕反，故善若與驕合，即不善矣。且彼論持身，則貴於自得，此論撫世，又貴於下人，亦須隨地異觀。○施惟中問：仁者不求自利，何以發身為言。答曰：若非發身，則何以管天下利權，而為斯世斯民造福。天下既蒙其利，則尊親之戴，民情自不容已。豈仁者有意要求，且傳者將此與不仁對言，明是為公財者，侈其得筭，正使貪主之醉眼知醒耳。○張作楫問：觀用聚斂之臣，以致菑害，則理財實繇於用人，似宜重在用人邊。答曰：子弟想還是理財為用。

人設還是用人為理財設。○趙仕輝問。脩身後猶有貪戾齊家治國後猶有好惡拂人之性。何故。答曰。貪戾與仁讓對。好惡拂人之性與能愛惡之仁人對。乃彼此相形之辭。而非上下文相承比也。

管東溟曰。絜矩之道。即格物之道。上下前後左右。物也。上則事下。則使。前則從。後則先。左右則交。格物也。矩一絜而天下自平。矩必絜於天下。而後物格。知至之能事畢。吳觀我曰。絜矩之權。有位者隆。而無位者殺。絜矩之道。有身者塞。而無身者通。是故聖人在上。則用其權以行其道。而繇之者。罔於齊治均平之天。聖人在下。則脩其道以定其權。而知之者。薄其格致誠正之學。○好惡者。民之情也。以性言之。何居。曰。如月之影。謂之影可也。謂之月亦可也。如水之波。謂之波可也。謂之水亦可也。好惡之情。尚可以言性。而靈之知。豈不可以言德也哉。老子曰。名可名非常名。此之謂也。○夫曰忠信以得之。身不曰欺妄以失之。曰驕泰以失之。身不曰謙慎以得之乎。曰此互攝之義也。欺妄之習。發揮於驕泰之情。驕泰之情。還滋其欺妄之習。兩者民之習。以成性。而好惡之矩。所以不能常絜者也。忠信者所以伐欺妄之本也。謙慎者所以絕驕泰之根也。其伏也同時而伏。故謂之忠信。則不言謙慎。而謙慎之德已彰。其起也同時而起。故謂之驕泰。則不言欺妄。而欺妄之失已著。○夫上之好仁。豈曰使好義之民。終我之事。守我之財。如蚤。蚤距虛云爾哉。事非我有。為民。而有百官之事。財非我有。為民。而有府庫之財。民所以生財。財所以成事。事所以保民。故府庫之財。用之於神者。為其福民也。用之於臣者。為其養民也。用之於旅者。為其勤民也。用之於兵者。為其衛民也。雖其用之於君者。亦為其臨民。而非為其獨異於民也。○恕之名。見於齊治之釋。而以藏身寓忠。忠之名。見於治平之釋。而以絜矩明恕。一而已矣。時乎並舉之。而不為有餘。時乎偏舉之。而不為不足。○治國之釋。獨詳於教民。而握機於恕。平天下之釋。獨詳於富民。而歸本於忠。此文之默相為用者。



大學湖南講

全卷終

大學湖南講

全卷

大學南齋

夫思也者之淵也思則用

思則精於用思而致於精於思則天可之謂精於思也

思則精於用思而致於精於思則天可之謂精於思也

思則精於用思而致於精於思則天可之謂精於思也

思則精於用思而致於精於思則天可之謂精於思也

思則精於用思而致於精於思則天可之謂精於思也

思則精於用思而致於精於思則天可之謂精於思也

